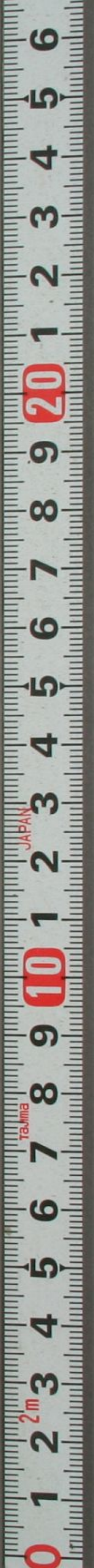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2
4



觸目警心卷四

目錄

成人美

二十
五號

採

救劫金丹

孝遇奇緣

十二
號

廣化篇

珍珠塔

二十
二號

浪裏生舟

鳳凰山

十二
號

避溺艇

虐母化慈

十三
號

取

福緣善果

F0152-(5)

成人美

姻緣本是前生定定就何須起異心心若有虧輝光照照破
奸謀仍聯姻這四句格言說的良緣由夙締佳偶自天成蓋
婚姻爲五倫之首前世所修月老所定千里姻緣一線所牽
非偶然之事也苟嫌貧愛富謀事雖在於人而受室宜家成
事實在於天矣眾位不信聽愚下講一個引証與各台一聽
這個引証名曰成人美國朝雍正年間江西省廣信府桂溪
縣有一文舉姓丁名光耀娶妻鄧氏其人家計頗豐幼讀詩
書十六歲進學二十歲中舉爲人正直居心慈良先代累做

成人美

好事樂善不倦已經三世纔生光耀這光耀謹遵遺訓力行善事中年得生一子目清眉秀品貌不凡更名繼蘭彼時這丁舉人香烟已接更加培植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或修礮補路建廟刊經救難濟急恤孤憐貧凡一切善事無有不爲及繼蘭五六歲時學下讀書心性聰敏過目成誦而丁舉人隱隱喜曰有子如斯真吾門之幸也一日忽來一媒妁蘇才與繼蘭作髮言道是同鄉武舉莫天相之女名曰素貞生得聰秀才貌勝人門當戶對好也不好當時光耀喜曰恐其高攀矣於是二家慨然甘願開親擇日納聘自不必說誰知天有

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這丁舉人偶得一疾醫藥罔效自知命在旦夕恐兒年輕忘却祖宗遺訓遂呼至床前大叫一聲兒呀爲父病在垂危諒必不能久生人世爲父平日教你的那些言語乃是先祖留下的遺訓是你一生的根本謹記不可忘了今日父子將要分離細聽爲父囑咐

謳丁光耀坐床褥悲聲大放叫一聲繼蘭兒細聽衷腸我先祖他爲人無偏無黨留得有傳家寶緊記莫忘天地間惟父母總宜孝養弟兄們切不可鬥很鬪牆爲人臣盡臣道忠君爲上與人交言有信朋友情長昔周公治禮法不

可越往。凡百事把義字。心中韞藏。心宜清。慾宜寡。廉節是
 尚。戒非為知羞恥。品行端方。雖然是酒成禮。不可過量。又
 不可貪美色。竊玉偷香。不貪財。不愛寶。要立志向。莫爭強。
 莫使氣。免惹禍殃。在學下讀詩書。不可放蕩。皇王爺開大
 典。姓顯名揚。又還要積陰功。福田種廣。遇善事。多多做。莫
 辭錢糧。繼蘭兒將父言。仔細思想。為父的。只願兒科甲聯
 芳本。待要與我兒長長細講。閻君爺註定了。不寬時光。言
 到此。不由父痰在作响。霎時間。潮上湧。命喪無常。

其父哭畢。魂歸大夢。繼蘭見父歸陰。即備衣衾棺槨。遵制殯

殮。擇吉未就。不料七七未滿。母親又赴九泉。正所謂福不雙
 降。禍不單行。嚇得手足無措。氣倒在地。半時方醒。轉來捧住
 雙靈。放聲大哭。

謳 哭聲父如刀致命。叫聲母似箭穿心。爹爹 怎舍兒年輕

骨嫩。母親 怎丟兒身靠何人。爹爹 父去世。七七未滿。媽媽 母忽

然一命歸陰。哭聲父兒未孝順。叫聲母兒未慇懃。爹爹 父為

兒精神費盡。媽媽 母為兒萬苦千辛。兒只望椿萱並盛。又誰

知共入幽冥。爹爹 這都是兒的苦命。媽媽 呀。有誰憐孤苦丁零。

哭畢。繼蘭又將母親殯殮。擇就日期。遂將雙親從重安葬。自

後謹遵遺訓，正直端方，發憤攻書，力行善事，並不動點邪念，起點邪心。凡一切非禮之事，絲毫不爲。又以父親臨終之言，撰成歌詞，到處勸人。卽鄉黨之中，被其化者不少。沾其恩者尤多。三載服滿，仍然從師肄業。不料那年歲歉年荒，啼飢叫餓者極多。繼蘭一見心中不忍，就發善心，周濟貧乏。怎奈餘積無幾，只得將父母遺留之業，將來出賣，但存茅屋數間，瘠田數畝，以度歲月。其所賣銀錢，拏去周濟貧人。連自己也在少長短缺，好不着急。心中躊躇，無有良策。忽然想上心來，噫！我有岳翁名曰莫天相，是個武舉家，資富足。我與他又是生

親，不免去在他家借貸。年歲一好，卽速奉還。有何不可？好到却好，怎麼便去？於是又想了一陣，只得辦些禮物，竟往莫家而去。門上通傳，莫天相聞知，出來迎接，見禮已畢，將禮物交與了分賓坐下。莫天相見女婿如此禮，早已不悅。念在生親，勉強奉陪。只見女婿開言說道：岳翁大人，在上小婿有一言奉告，不便啟齒。天相曰：有何金談？但說無妨。繼蘭曰：今春年歲甚大，小婿特到尊府，求其借貸。年歲若豐，卽當奉還。決不食言。誰知這莫天相，纔是一個爲富不仁的。凡救難濟急之事，分文不捨。一聞借貸二字，不惟不允，反作怒曰：你們平日

肯存好心肯作好事嗎。老天爺會照應你嗎。還要發大富大貴。你也曉得要穿要吃呀。你何不將你存的好心。煮些來當飯吃。作的好事。縫些來當衣穿。就可以度過飢寒。怎麼於今。搞得無路。就來纏擾於我。況這們大的年歲。誰又肯顧誰。快擺酒飯與他吃了。各人自行方便。不閑奉陪。竟往後堂而去。繼蘭見岳父如此行爲。不敢多言。忍着眼淚。硬着心思。不領他的酒飯。氣沖而去。單說莫天相。怒而不息。走進後堂。只見妻子管氏。上前問道。今日堂前來的。是何貴客。爲甚着怒。天相曰。今日是門婿丁繼蘭。特來借貸。管氏曰。可以與否。天相

曰。分文未給。管氏曰。你這老狗。全沒人氣。想我家衣食豐足。錢米頗有。膠下無子。誰來消受。雖有一女。幼憑媒妁。蘇才作髮。將素貞女兒。許與丁相公爲婚。尙未過門。既是他家淡泊。理應提携。纔是道理。你這老狗。分文不舍。情義俱無。全不怕旁人恥笑。况陰騭文有云。家富提携親戚。歲飢賑濟鄰朋。你連這兩句話。都不曉得。你這吝嗇鬼。我願把命拚了。就一腦攢撞去。你看這莫天相。被他妻管氏說得他啞口無言。各自拆脫迴避去了。這管氏。嘲嚷不堪。總要拚命。眾家奴小子。同來勸解。數日方休。那管氏細想。夫既不仁。我豈無義。何不暗

解目驚心 卷四 五
着一人送銀與他，以作用費，教他發憤攻書，不可疎虞，豈不甚美？於是命得家人莫陞送銀一百兩，交與丁相公。是時繼蘭言道：岳翁那樣行事，吾不敢受。莫陞言道：是你岳母私下送銀一百，以作紙筆之貲，若不收下，豈不是違我主母之意？繼蘭曰：感你這樣說來，收下了，便回去了，多拜尔主母。後日致謝可也。打發莫陞回去，自己亦進館攻書去了。不題。又說莫管氏見女兒素貞將要成人，若不及早教訓，恐其後來有乖。婦道遂喚素貞上前，言道：兒哪，爲娘平素跟你講的道理，記不得。素貞站在一傍，低聲答道：不知母親是問的那幾條。

管氏曰：就是三從四德。七出入則十不可，這幾條記得的，講與爲娘聽，記不得的，爲娘好再與你講。素貞道：三從四德，兒到記得熟。管氏道：就從三從四德講起，但話長了，難得站兒坐倒說罷。素貞端一張矮橙，坐在母親側邊，說曰：三從是在家從父，女子未出閨門，就要以父母作主，凡事要聽父母教訓，不可傲性，或有不是處，父母打罵，不可使氣發潑。朝夕要殷勤服事，不可推諉。哥哥嫂嫂臨嫁時，辦粧奩，要隨父親鋪擺，不可爭多論寡，使父母受累。出嫁時，就要從夫，凡事以丈夫爲主，要替夫興家，把穀米銀錢要緊，不可暗自收藏私製。

穿吃又要助夫成德勸丈夫各勤職業勸丈夫多行善事丈夫教訓的事用心聽從不可怨夫家貧不可嫌夫愚蠢更不可嫌夫醜陋夫若糊行亂爲要好言細勸不可鬪吵鬪打尤要謹守名節全夫體面夫死從子則終身靠兒子或教兒子爲人持家或教兒子讀書耕田子縱少不懂事只可在家中教訓不可一人出外更不可與男子交接往來使後人含羞抱恨這就是女子的三從管氏曰三從講到講得不差四德嘞素貞云第一德是婦女之德大凡女子要德性溫柔不宜暴躁處已要端方待人要慈良家富不可驕矜家貧不可怨

恨尤不可使奸用詐辱身敗名第二德是婦女之言凡女子要言語隱慎不宜誇張勿道人之長短勿刁人之是非有事當從容細談不可高聲大氣尤不可走東說西及與人吵鬧扯雞罵大刁張告李第三德是婦女之容女子容貌務要本色坐要恭敬不可敲腳立要端正不可搖頭遇人不可邪視走路不可搖身衣裳務宜樸素不可穿紅着綠收拾須當潔淨不可蓬頭垢面第四德是婦女之工凡爲婦女各有女工操家務勤執業栽桑養蠶績麻紡線或奉姑嫜或宴賓客飲食必須調和或製布帛或勤針黹衣履當善裁縫不可好於

懶惰尤不可費無益之功夫。此便是女子之四德。管氏曰：兒這四德也講得好。還有七出八則十不可嘯。素貞道：媽呀。這些頭腦太多兒一時數不出來。還要求母親再教一遍。管氏道：兒呀。你如今也不小了。這些道理還不熟記。難道終身跟着爲娘不成。今日再與兒細講一番。下次若再記不得爲娘就要打你的。坐在一旁細聽爲娘道來。

詠天生人男與女。陰陽派定。正乎外。正乎內。各有法程。是男子讀詩書能遵教訓。惟有爾女子輩。幾個聰明。你爹爹爲女兒。耽心得很。每日裡教爲娘加意刻成兒。今年十六

歲不爲太嫩。還不學異日。後怎樣爲人。凡女子從幼來要知忌禁。論七出律例上說得分明。第一出公婆前不把道盡。第二出無廉恥失身犯淫。第三出刻兒女心。賜太很。第四出欺丈夫撒刁耍橫。第五出妒姬妾。佔強爭勝。第六出無生育命犯孤辰。第七出多惡疾。醫藥不應。這七出兒須要事事記清。再有這女八則和睦。孝順。慈與良。貞與靜。謹凜在心。第一則孝公婆。昏定晨省。安心意。奉飲食。洗換衣衿。凡僕役莫大意。恭恭敬敬。答言語。須當要下氣柔聲。第二則丈夫前和順。氣性慎。禮儀修。婦道如客。如賓。夫教訓。

解目驚心 卷一
妻聽從各安名分。切不可恃寵愛，任意橫行。第三則待妯
娪謙恭和順。妯娪和弟兄睦家道纔興。切不可分彼此逞
強爭勝。枕邊言刁丈夫。骨肉商參。第四則睦小姑。更是要
緊。須看在公婆面。好生看成。或針黹與紡績。諄諄教訓。丈
夫喜公與婆也是歡欣。第五則慈兒媳。休要殘忍。緩緩教
自能够體貼。遵行自己女別人女。一般憐憫。凡百事須當
要將心比心。第六則爲善良。公平端正。存好心行厚道。寬
待鄉鄰。助丈夫積陰功。休懷慳吝。最怕的皮面善佛口蛇
心。第七則守貞操。嚴氣正性。婦女家有闡範。謹守閨門。切
不可失家教。無綱敗行。做出了無恥事。玷辱先人。第八則
爲婦女須當貞靜。莫暴躁。莫潑蕩。氣象和平。切不可。些小
事高談闊論。一張嘴像打卦。出口傷人。這八則列女傳一
一。注定娘說來。兒須要記之於心。

素貞道。媽呀。這七出八則兒已記得清楚。還有十不可要求。
親與兒講明。管氏道。兒呀。你細聽講嗎。

一不可尋短見。投河弔頸。報了官來相驗。死難翻身。二
不可說是非口角。起釁怕惹出禍事來。花費錢銀。三不可
嫌丈夫家貧。愚蠢。隨夫貴賤。莫起異心。四不可好飲

酒恐防亂性怕的是發酒風醜不堪聞五不可好艷妝搽
胭脂粉一費錢二討賤治容詢淫六不可遊寺院去把香
進怕的是小沙彌心不正經七不可走人戶惹人談論怕
他說圖飲食白討賤輕八不可招乾兒往來不禁怕他效
安祿山任意橫行九不可觀燈戲男女襍混荒職業又恐
怕動了邪心十不可好口腹不惜物命烹猪羊幸鵝鴨傷
害生靈這便是十不可婦女當禁娘願兒一一的佩服書
紳切莫說家富豪有餘有剩便充作女公子肆意糊行須
要想你的父穿靴戴頂兒本是千金體休得自輕自古來
有多少女中堯舜也無非謹守着父母規箴娘望兒爭口
氣心性拏穩到後來天默佑自有昌

管氏訓畢素貞站起來低聲說道承蒙母親教誡女兒敢不
凜遵於是各作女工去了放下不題再說莫天相朝夕憂慮
門婿這樣淡泊得很女兒終身如何結果我當時瞎了一雙
狗眼而今追悔不及又怎麼結局左思右想想出一策必須
如此如此方可言道好好到却好就是心腸壞了又言道說甚
麼壞了心腸女兒終身大事事已至此不得不然就寫了東
帖二張即命家奴莫陞去在丁家下帖他若推辭不來你就

言道那日家爺帶酒得罪相公今日家爺知過特請相公到家陪情敷禮又去請我常表兄常存仁他是一個拔貢前來陪了相公莫陞領命卽往二家下帖去了到了次日常了二人陸續俱至莫天相迎接見禮分賓主坐下述了些寒溫卽擺酒宴酒至數巡莫天相言道常貢爺常表兄有所不知想昔年蘇才作媒莫了二家開親將吾女素貞許與了相公爲婚不幸親翁夫婦俱已仙昇丟下我的門婿孤苦零丁理應吾女素貞去奉箕帚不科女兒素貞陡得殘疾醫藥罔效竟成廢人豈不悞了了相公一生故而擺此金銀竿與了相公

另選高門日後若有上進何愁一房佳偶常貢爺你是會事的人你說好也不好常拔貢接口言道夫婦爲五倫之首焉有退悔之禮天相道昔年韓瑞龍也曾悔親羅雄生也曾退妻古今皆然有何不可常拔貢道瑞龍悔親後來欽點狀元雄生退妻後來官陞知府王丞相退婚後來平貴算糧登殿劉大人嫌婿後來家正高車駟馬天相道繼蘭娃娃窮得那一個樣樣難比瑞龍雄生平貴蒙正常拔貢道這了相公年富力強係成人之始有造之資孔聖有云後生可畏爾所知也天相道人看極小馬看蹄爪朽木糞土何足道哉於是二人

言來語去就講紅了臉常拔貢道我把你當作君子看來你纔是小人我要告辭天相曰我把你當作貢生你纔是一個說客常拔貢怒氣沖沖告辭而去丁繼蘭亦要告辭天相說還早卽忙吩咐家奴小子把前後門一齊關了門上加門門上加鎖往那裡走逼住於他要他退婚你看了繼蘭被莫天相逼得上天無路下地無門萬不得已只得應允退婚天相這口說無憑要寫離書丁繼蘭道夫婦爲人倫之首又是父口所定豈肯亂寫離書莫天相言道你這奴才如若不寫我已你關在柴房活活餓死了繼蘭暗想而今羊落虎口豈下

醬缸倘若不寫難出羅網只得寫離書交了天相接着看一看說道寫道寫得好還未點筆畫押不收繼蘭怒曰既寫了離書又還要畫個甚麼押天相曰若不點筆畫押還是現事繼蘭大怒曰大丈夫做事既寫了離書又何惜一押待了相公與你畫了就是交了離書金銀一點都不要天相接了離書言道這纔算得一個大丈夫卽命家奴小子開了前門放繼蘭出去放下不題又說常拔貢在莫天相家中回去行至中途天降大雨路邊有一學堂就往學堂躲雨只見眾學生書也懶讀書也懶寫打的打牌唱的唱戲眾人都在玩耍只有

一位學生他在勤讀常拔貢問曰你這相公眾人都在玩耍你一人還在勤讀我就失敬了這學生見有人言語就上前一揖請進學堂安位坐下對曰不知貴客駕至未曾出迎小子得罪了常拔貢問道你老師上姓高名學生答曰姓向名懷德拔貢曰可是向副榜否學生曰然也拔貢又問老師向那裡去了學生曰往東家赴宴去了相公高名上姓小子姓王名之臣你令尊令堂之臣答曰先父王者香先母氏馮俱已作古矣可是當年王進士否答曰然也你有幾金昆之臣曰並無三兄四弟只有一妹名曰珠璣今有十六春了尙未

聘定拔貢又問相公青春幾何答曰小子一十八春家下還有何人家下只有乳母蔣氏年近五旬因我父母早亡多虧乳母將我姊妹撫大成入而今乳母家下夫亡子故孤獨無依留在我家終身略報撫乳之德拔貢又問尔家計可好否王之臣曰實在淡泊常拔貢曰尔能對否之臣曰願學拔貢曰義理無窮得一步進一步旨趣之臣對曰光陰有限閑半時少半時工夫常拔貢見王之臣對得敏捷心中喜曰好個聰明子弟見雨已經在在辭別歸家快然而去回到家中其妻古氏接入坐下問曰老爺面帶歡容有何喜事何不對妻

說明拔貢遂將上項之事說了一遍。又道好個聰秀的王之臣。古氏問道甚麼王之臣。常拔貢道賢妻有所不知。這王之臣年方十八歲。生得聰俊。才貌雙全。後必爲國家棟樑。我有心提拔於他。將芙蓉女兒許他爲婚。賢妻意下如何。古氏言道。養女擇佳婿。就是王相公。人才出眾。品貌非常。縱然淡泊。夫妻看照。夫君作主。請媒作髮可也。一庄美事。何必問我。女流常貢。爺大喜。卽請向懷德向副榜爲媒。將芙蓉女兒許與王之臣爲婚。凡家下用費。都是常貢。爺時常送去。只教他發憤讀書。就是不在話下。又說那日。丁繼蘭被他岳父百般

逼勒。寫了退婚。怒而不息。卽忙回家。行至一門前路過。先年同窗世兄是個廩生。名曰恒尙義。曾從他父讀過書的。娶妻卜氏。甚是賢淑。其家富豪。爲人慷慨。是個疎財仗義。救難濟急的。他在門前閒耍。一眼瞧見。卽忙呼曰。那是丁世兄。麼。怎麼過門不入。丁繼蘭曰。有事在懷。欠拜欠拜。恒尙義曰。請到舍下歇上一歇。呵。盃清茶。解一解渴。有何不可。繼蘭曰。不敢叨擾。這恒尙義一手擲進屋去。見禮已畢。坐下泡茶。義曰。世兄何來。爲何怒容滿面。何不將你心事對弟一表。只見丁繼蘭一言不吐。惟垂淚而已。恒尙義曰。世兄心事。只管說來。愚

弟與你排解。丁繼蘭曰：縱我說出來，世兄也難解我憂愁。義曰：解不得憂，有憂在；解不得愁，有愁在。況你我世兄世弟，但說無妨。丁繼蘭見得世兄再三的問，只得對曰：你我世誼，遂以實告。想父在日，蘇才作媒，與莫天相開親，願將他女素貞許與愚弟爲婚。尚未過門，不幸雙親謝世，年歲飢荒，弟將家私周濟貧乏。嗣後家漸凋零，弟想岳家甚富，又是生親，不得已向他家借貸。彼竟無仁無義，分文不給。後帖請數禮，常貢爺相陪酒席筵前，言其退婚之事。常貢爺苦勸不允，不辭而去。愚弟亦要告辭，被他關門閉戶，百般威逼，寫了退婚纜。

脫虎口，因此面帶怒容。這是愚弟家門不幸，世兄莫取笑了。恒尚義曰：好說了。既是開親結義，理應提攜親戚，一文不捨，就是爲富不仁矣。況婚姻爲人倫之首，豈有退悔之理。他旣嫌貧愛富，絕情斷義，大丈夫只慮功名，何愁妻室。世兄不嫌我家淡泊，就在我家苦讀，不嫌才疎學淺，待弟與兄圈點文章，就是一房佳偶。也在愚弟身上，兄說不可得好，也不好。繼蘭曰：這般看待愚弟，感戴不忘矣。卽忙回家收拾來在恒家讀書。至那年小考，丁繼蘭與王之臣俱來赴考。學院大人見了丁王二人，文理精通，發了丁繼蘭歲考第一，王之臣科考

第一二人俱入了學考試已畢回家拜客筵賓自不必說又言丁繼蘭來拜恒尙義夫婦只見尙義兩眼弔淚言道拙荆卜氏昨日作古矣繼蘭曰好個賢嫂不得其壽天耶命哪卽備香帛牲醴直往坟前祭奠告辭回家尙義曰弟后再娶兄肯來作賀否繼蘭曰焉有不來之理義曰兄要記得蘭曰怎麼記不得各自分手而去再說恒尙義自卜氏身亡不久來一媒人名曰成全開言說道恒老爺苦你失伴我來與你作媒可以喜悅否義曰喜到喜悅但不知是誰家成全曰提起這家老爺曉得不是別人就是武舉莫天相之女名曰素貞

二家開親門當戶對這素貞小姐與恒老爺郎才女貌生成一對夫妻老爺說好也不好尙義聞言心中暗想有此奇緣必須如此可以對得丁世兄矣卽對曰趕你說來我就高攀矣於是二家開親擇日納聘固不待言一日尙義想道男大必婚女大必嫁婚姻以時不可緩也選就年月九月十六黃道吉日迎親過門卽請媒人成全將年月送去那莫天相接了年月心中想到交代這個了頭免得日夜吵鬧備辦嫁奩安排嫁女不在話下又言恒尙義見喜期將至卽寫柬帖一封命得家奴恒貴去請丁老爺來陪客他若推卸你說有言

在先不可食言。一定要請他來。恒貴領了柬帖往丁家下帖而去。時丁繼蘭接了柬帖，打發恒貴同去。心中想到世兄喜期，我欲不去，道我食言，我欲要去，路途又遠，左思又想了。一會言道說甚麼路途遙遠，他待我百般情分，他有喜期，前去作賀，纔是道理。焉有不去之理。安排禮物，屆期奉賀。欣然而去。只見恒尚義家下鋪毡挂彩，殺猪宰羊，賀客盈庭，大宴賓客，備辦各色禮物，交與媒人成全。解起，帶領人夫轎馬往莫家迎親而去。却說了繼蘭來到恒家賀喜，尚義接入見禮，坐下敘了些寒溫。又言道：世兄遠來無以為敬，聊備薄禮，與

兄洗塵。請了老爺上坐，又請幾位奉陪。眾客道：親還未攏，恒老爺我們大家吃盃喜酒。何如？義曰：我來奉陪，就是。不言恒家宴客，又說恒家取親，媒人成全。解起各色禮物，鳴鑼放炮，人夫轎馬來到莫家，交了禮物。那莫天相即吩咐了環去請姑娘素貞，即速疏妝，点燭敬神，以好發親上轎。這素貞絕意不肯。時姑娘姐妹大家來勸，莫素貞就放聲大哭起來。眾位寬坐聽他哭些甚麼。

謳 姑娘姐妹休議論。聽我從頭說分明。喜期已到還 姻緣

本是前生定。從前還是父應承。從前本是你父應承 富貴

貧賤都是命。那個料理后事情。命裡該富貧也富。命裡該貧富也貧。幾多朱門飢餓殞。幾多茅屋出公卿。請看昔日呂蒙正。又有一個朱買臣。二人當時受貧困。後來運至中頭名。於今的人那比得古你爹爹嫌貧愛富有報應。外人將你另配也是望你後來好。咒罵也難聞。咒罵只罵得你爹爹好馬不備雙鞍。蹬烈女不配二夫君。女子三從在家從父。你就如此傲性嗎。並非是我來傲性。此事看你能不能。他格房有一姐姐說。是我就歡喜不了呢。姐姐說話太痴蠢。枉在人世走一巡。若要我今來應允。除非一死進他門。

此時素貞哭得不住口。他有格房姑娘名曰玉梅守節三十

餘年。見素貞心如跌石。難以挽回。叫他莫哭。低聲說道。你今喜期已到。若是不去。你的爹爹怎樣開交。不如過門去。要守節操。任你所為。豈不兩全其美。素貞點頭會意。梳妝辭祖。莫天相發親。眾人抬起就走。取親而同。將陪奩抬進屋去。又將新人接入堂中。回了車馬。迎進小房。吩咐擺宴。眾客宴罷。各自回家而去。時丁繼蘭等還在飲酒。尙義曰。兄之棄妻。弟今娶之。兄今怨乎。繼蘭平素擴達。對曰。弟已離婚。即同陌路。又何怨焉。尙義曰。世兄這樣說來。固不怨矣。你我大家痛飲罷了。尙義與眾客殷勤相勸。繼蘭吃得大醉。不曉人事。昏睡棹

上尙義亦假醉了，伏棹而卧。眾客見得如此，亦各散席而去。眾客呼曰：「恒老爺還不結納，更待何時？」尙義佯醉曰：「我今醉了，不能站立。明日酒醒，周堂不遲。」眾人說：「恒老爺看就喜期，不可錯過。」尙義怒曰：「那有許多話說。天已黑了許久，丁世兄與我至交，今既醉酒，在棹睡着，恐受饑寒，你與我抬進小房。我那床上去睡。」眾人曰：「那有此事？」尙義怒曰：「我說了的，只管抬去。」休得勞道。於是眾人將丁繼蘭抬進他的床上睡下，反鎖其門。了環使女早已散去，又說莫素貞獨坐小房，見床上睡着，一人酒醉如泥，必是新郎。恒尙義倘若酒醒，如何是好。

心中又想道：我莫素貞這樣如此，有何臉面立於人世？就在房中痛哭，列位寬坐聽他哭些甚麼。

詎莫氏女坐小房，珠淚難忍，思在前，想在後，大放悲聲。人說那黃連苦之不盡，看起來我比他更苦十分。我的父莫天相是他名姓，我的母管家女，相敬如賓，論家財可算得富，蓋一境。若論貴本，是個武科舉人，又不知在那裡把德虧損，年半百之後，嗣來接香馨，我的_的虔禱告，過往神聖。那時節，纔生我苦命素貞，苦爹媽教我的烈女書本，知三從與四德，八則規箴，曾記得蘇才叔來說喜信，隔不遠一

富戶他本姓丁。公光耀是文舉。妻姓鄧。他一子名繼蘭。才貌超羣。父當日聞此言歡容喜慶。門又當戶。又對結爲。朱陳不幸得二公。妻早已喪命。辦葬費。花散了許多金銀。又不料天降災。年歲飢饉。丁相公憐貧乏。周濟四鄰。把一分好家業。不留餘剩。到我家來借貸。以度饕餮。那曉得我的父平素慳吝。全不念是丈婿。空手回程。那一日在家中。主意打定。請相公來赴宴。敷禮陪情。常貢。爺陪相公寬懷。暢飲。我的父要退親。醜不堪聞。常貢爺苦口勸。直言無隱。言不從。紅了臉。不辭而行。丁相公亦要回。父親不准。逼得

他上無路。下地無門。丁相公無其奈。纔得依允。又勸他寫離書。方可爲憑。丁相公平素來爲人直梗。就寫封退婚書。字句分明。我的父接過看。未有手印。丁相公接過來。手抹脚登金與銀。他不受。各自前逃。我的父他做了人面獸心。不。一日成全來我家。言論恒尚義。他本是一個廩生。論家財本富足。人才聰俊。父將我放恒家。再結婚姻。今九月十六日喜期已進。恒老爺他將我接入府庭。黃昏時。抬一人酒醉不醒。放床上來睡。下必是恒君。倘若是酒醒了。不得安靜。你教我女流輩。怎出陷坑。背地裡。我只把爹爹怨恨。這

都是我爹爹爲富不仁。這都是我的父心術不正。這都是我爹爹愛富嫌貧。他總說丁相公貧窮得很。殊不知陽溝篾也有翻身。恨今生不能與相公同寢。到來世與相公共被同衾。願相公莫把我朝夕憂閃。願相公莫把我時刻耽心。這都是你與我少培德行。看看的好鴛鴦。不得同林願相公。從今後神天憐憫。自必然娶一個美貌釵裙。生一個好貴子。此人強勝戴烏紗。着紫袍。世代簪纓。願相公天默佑。官居一品。願相公天默佑。世代公卿。願相公天默佑。無災無病。願相公天默佑。福壽康寧。轉面來。我又把恒公來

稟你與我。非夫妻不能順承。你何不作好事。施翻側隱。成全我心腹事。感恩非輕。這一陣哭得我口乾舌笨。總難把丁相公付於海濱。丁相公。你只管把心放穩。節烈女豈肯做棄舊從新。縱不能與相公同床共枕。我情願舍性命。一歸陰。手擎着花剪兒。自把頭刎。我拌着這一死。留個美名。素貞哭畢。手執花剪。將欲自盡。忽聞有人吟道。此事不可到。把素貞大着一驚。你道這人是誰。却原是丁繼蘭酒醉。被人抬在床上。睡下。睡至五更。酒漸在醒。睜眼一看。我怎麼在此。睡起。又聞有人在哭。仔細一聽。纔是新婦在此哭。我又見他

欲自盡，喫了一驚，卽速起來攔住，去開房門，門又鎖了，只得大叫開門。那恒尙義聽聞呼門，開鎖入曰：「丁世兄，今已與新婦成婚，可携歸矣。」繼蘭驚曰：「恒世兄，是何言也？弟當矢之天日，尙義曰：「此吾意也。世兄何必着驚？倘尔岳父莫天相，如有他言，弟當與之構訟，決不使兄受累。時新婦亦知是原夫，丁繼蘭自願偕歸。尙義將莫家陪奩，着人送至丁家。繼蘭夫婦拜謝告辭。尙義又備人夫轎馬，送他夫婦回去，人人讚道：「好個全人婚姻的恒老爺。」及至家中，見銀錢穀米器具動用，無一不備。繼蘭嘆曰：「好個疎財仗義的世兄弟，又何日得報卽

令人往莫家告知。是時莫天相滿面羞慚，不敢多言，不說莫家含羞。又言那年鄉試，丁繼蘭邀王之臣、常存仁、恒尙義一同赴省科舉。榜發之時，四人俱中高魁，接連進京會試。丁繼蘭點了狀元，王之臣點了榜眼，恒尙義點了探花，常存仁點了翰林，飲罷瓊林宴。合本相奏探鄉祭祖，皇上準本繞道還鄉。一路之上，大官接小官，迎好不鬧熱。不久到了原郡家鄉，祭祖已畢。這丁狀元想到探花公尙無夫人，聽聞榜眼公有令妹，名曰珠璣，生得才貌雙全，可爲探花夫人。丁狀元作合，王恒二家開親，卽時過門，完其婚姻。常翰林亦將芙蓉女

兒送在榜服府拜完花燭，這狀元府中賀客盈門，大燕賓客，早已命得人役，先將岳母管氏接在府中。那莫武舉見了，繼蘭點了狀元，自悔當初做事有差，今朝悔之不及。若不前去作賀，恐門墻見究，欲要去奉賀，怎奈面又慙愧，不得已，多辦些禮物前去奉賀。誰知門官恒貴不與他通傳，只得多看銀兩，將門官打幹，纔得與他通傳進去。時王常恒眾公俱在狀元府飲宴，丁狀元一聞莫天相三字，卽大怒曰：那樣的人可容他見乎？榜眼公曰：當初退婚是他絕情，今不容見是狀元公斷義了，不如容他來見，纔是正理。狀元公曰：趕這樣

說來，教他自進可也。門官傳話出來，叫他自進。莫天相想道：狀元公怎麼不出來接我，只教我自進？又想到當年做事有差，而今悔不轉矣。這正是用手捧盡千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常言道：來在屋簷下，誰敢不低頭。曉不得醜媳婦要見公，瘦面無其可奈，只得進去。上前見禮，狀元公佯裝不採，三翻兩次上前見禮。狀元公佯問曰：來者何人？天相曰：我是狀元公岳丈。莫天相難道狀元公就忘了不成？狀元怒曰：敢莫是莫武舉莫孝廉麼？當年你嫌貧愛富，逼勒退婚，已經絕情斷義。我又有些甚麼？岳丈，我只有一个岳母。莫管氏當年送銀一

解目驚心 卷四 三十三
百兩以作筆資那纔是我岳母今已接在府中同享榮華是你這樣的人全沒一點人氣也你看那狀元公這翻言語說得莫天相如坐針毡低頭不語又見常翰林曰當年承你帖請到家陪客酒席筵前你要退婚我苦口勸你又將瑞龍雄生來比你說諒他難比瑞龍雄生而今天子門生皇家貴客薄的臉面何存那日從你家而回路過學堂躲雨得見王之臣人才出眾我將芙蓉女兒許他爲婚家計不足我常看顧而今欽點榜眼我又點爲翰林看你這樣的人枉自你披張人皮也你看常翰林這翻言語說得莫天相站立不住啞口

無言又見恒探花曰那日丁世兄門前路過留他到家見他怒容滿面問是何事言說莫天相是他岳父逼勒退婚寫了離書故而生怒我想塵世之上只有成人之美那有破人之婚縱然他家淡泊我當時常看照他的文章與他較正就是一房妻室也在我身上不幸拙荆卜氏身亡成全作合恒莫開親素貞小姐許我爲婚選就喜期九月十六素貞過門丁兄奉賀我將丁兄勸醉抬在新婦房中睡卧床上反鎖其朋丁兄呼門問欲何爲我卽開鎖入曰此吾意也並無他故送他夫婦回家結納全其婚姻而今點爲狀元我又點爲探花

解目驚心 卷四
三十一
你這樣的人，真禽獸之不如也。你看恒探花，這翻言語，又說得那莫天相手，足無措，默默不言。又見王榜眼曰：「這莫孝廉當年做事，大有差矣。而今追悔，已不及矣。」眾公在言面帶愧矣。狀元見咎，不敢辭矣。總求狀元公諒之，恕之，宥之，赦之。狀元公曰：「看在榜眼公的金面，做過既往，不咎耳。」莫天相你這老狗，就在我府同享榮華。於是莫天相謝了眾公，各散而去。不日眾公同朝，繳旨皇上見喜，男有烏紗，女有鳳冠，滿門榮耀。後來各生子女，世結婚姻，科甲繇延，簪纓不絕。而丁繼蘭等同享高壽，無疾而終。從這案看來，這丁繼蘭能遵父訓，賑濟鄰朋，爲善培福，憤志讀書。及至後來得妻得名，得祿得壽。那王之臣無改父道，苦讀聖賢，迨至後來官居一品，祿享千鍾。那恒尙義爲人，慷慨存心，正大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成人之美，全人之婚。及至後來，姓顯名揚，光宗耀祖。那常存仁眼，界甚寬，心田不苟，迨至後來，名登虎榜，身到鳳池。你看莫天相，人面獸心，嫌貧愛富，誰知畫虎不成，遺臭萬年。而且乏嗣，絕後一分家業，盡歸了狀元。所以天之報施於人，絲毫不爽。凡今之人，當以丁繼蘭王之臣，恒尙義，常存仁，眾公爲法，以莫天相爲戒，可也。

孝遇奇緣

信是孝心可格天，逢人到處遇奇緣。此中定有神靈護，暗裏
動扶事事全。這幾句格言說，惟天愛孝，惟地成孝，惟神敬孝，
惟鬼畏孝。一個孝字，真乃以感格天地，驚泣鬼神。人果有此
行孝真心，無論富貴功名，俱可以如意而獲，往往無心無意
之中，要遇許多奇巧緣法。這都是一切神祇在空中擁護，暗
裏扶持，纔得事事周全。人若不體貼這個孝字，這富貴功名，
任你百般營求，都是想不着的。我說此話，原非虛誑。眾位若
不敬信，待我引古證今。明時四川義眉縣，一人名叫青傑，娶

解曰驚心
妻何氏膝下只生一子更名青奇幼聘同縣周寬之女秀英
爲媳初時家計稍可不料青傑偶染一病竟歸大夢丟下青
奇年方八歲虧何氏青年居孀守節撫孤家業無人支持竟
至窮如水洗看看母子二人日食難度飢寒交迫凡親戚婦
女見此情景心甚憐之都勸他展翅高飛另嫁豪門何氏一
心守兒豪無異志甘願長受淡泊不肯稍改節操受了七八
年辛苦幸得青奇長成這青奇年紀雖小事母極孝凡有呼
喚都是聲叫聲應從未傲東傲西但凡有點好飲食自己忍
口不喫皆留以奉母怎奈無有執業未免難繼饕餮只得每

日往荻眉山打柴買米以供母膳可憐路途又遠晴雨難亭
一往一來只担得兩肩皮破血流欲要另尋生理又恨無有
本錢想到一生命苦不覺兩眼生愁一日他母舅何福來家
看望姐姐見得外男兩肩是血其心不忍因說道外男如此
下力養母可謂苦之極矣但入山採樵找錢不多磨人更甚
不如進縣帮人已身可以餬口工價可以養親豈不兩得其
便青奇道好便却好無人請我奈何何福道本城王易仁開
設酒館少人燒火炖爐何不去帮他青奇大喜即日辭了
母親隨舅父進城上了活路這青奇爲人又忠實做事又殷

勤每年工錢毫不妄用，每次牙祭亦不亂吃，概挈回家供奉。他的母親是年臘月歸家，不料夜已深更，路過黃連埡，偶遇一夥強盜，牽着一疋白騾子，倉猝而來。青奇躲避山林，暗觀動靜，看看天色將明，難以行走，竟將騾子藏入岩洞，意欲至晚來牽再說。失騾之家，乃係青奇岳父周寬，是夜知覺，命人步跡追尋，尋至黃連埡，見青奇躲於林中，疑為強盜。當時捉來交與周寬，寬因問道：你是誰家子弟，為何黑夜偷我騾子？青奇見問，上前施禮，答道：大爺呀，小子家雖貧，不是做賊人，欲知家園事，聽我說分明。

小青奇出世來，點兒不正，並非是不學好，強盜歹人。我居住在本縣，原係青姓，堂上父號青傑，人皆知聞，不幸得我的父早年喪命，丟母子少支持家業，彫零雖然是受淡泊聽天安命，我也曾學炖爐，本分為人。噫，你會遁錄，又我舅父是何福，將我指引，因此上我眉縣纔遇易仁，噫，你舅父豈不是仙根仙體呀，況又得異人傳授，就該有人請你遁事。論炖爐原是我平生本領，來的來去的去，搞之不贏。既是這樣，我昨夜失了

青奇暗想：這騾子我明明看見藏在洞中，他講我會遁，我就乘機假裝一算罷。當時將手在袖中一搯，說道：

且把這白驃子仔細一遁，我算他去不遠，快去找尋。在溝尾樹林內，岩洞拴定，急命人管現去牽起回程。

周寬道：「只要你遁得準，我當重重看承於你。說罷，卽速命人至洞內找尋，果然得了驃子。周寬大喜，暗想：青奇乃是我的門婿，因他近來家貧，常有悔親之意，誰知他得遇活佛指點，異人傳授，何愁衣食不繼，不如接他母子至家安身，將女兒擇期完配也。」少一番憂慮，主意已定，因向青奇言道：「我非別人，乃是你岳父周寬。今你母子孤寡無靠，何不搬移我家，也好拜完花燭。青奇暗喜，果偕母來到家中。周寬擇期交拜，可

謂琴瑟調和，從此母子豐衣足食，到也安然無恙。又說西京四王子爲國母目疾，叩許遂甯縣香愿一堂，路過莪眉縣，帶來白鸚鵡一隻，乃係外國進貢。能吐人言，不料一日打脫飛去，杳無踪跡。四王子憂悶在心，乃出示曉諭，有人覓得白鸚鵡者，賞銀五百兩。告示一出，人人爭尋，再說這白鸚鵡出籠覓食，飛在周寬竹林之內，被銀練掛住，不能得脫。那日青奇在後園解便，聽得鳥聲嘹唳，巧妙動人，抬頭一看，原來是隻鸚鵡。暗想：四王子出了賞格，我不免趁此機緣，前去收了。曉諭也好得他五百銀子。當時掣定主意，走去收了。曉諭四王

子命人傳進爾是何人，既收曉諭，敢莫知吾靈鳥嗎？青奇答曰：小人幼習炖爐，故知此鳥。問：你既學會遁錄，此鳥又在何處？青奇答道：依我遁來，在周寬宅后竹林內，命人尋之，必得。四王子聽罷，將青奇留在縣中，命人往尋，果然不差。當時備宴相待，謝銀五百，而歸。青奇有了銀兩，忙與母親製造衣棺，餘銀放債生息，從此衣食豐裕，自不必說。正是：運轉財自至，時來事亦亨。再言京華首相賈國治，素懷篡逆之心，府中養得有兩個傑士，有飛簷走壁之能，知藏身躲影之術。一人名喚張三才，一個名叫李四維，朋黨為惡，竟將玉璽盜去，意欲

乘便篡位。皇上查知玉印不在，會集文武商議，張掛皇榜，曉諭天下，有人獻出玉印者，高官任做，駿馬任騎。此時正值四王子酬愿還國，聞聽失印，心中大驚，即日啟奏皇上，備言鸚鵡之事。若要玉璽，可得必須青奇。妙算皇上即下旨意，命欽差往莪眉縣，召青奇入朝。欽差至家，宣罷聖旨，歸館驛靜候。一同起程，青奇聽罷，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暗想：聖旨一下，非同小可。倘若玉印不得，難免人頭落地。完了完了，只謂假稱遁錄，竟惹出包天大禍來了。於是悶悶不樂，不覺珠淚暗拋。其妻周秀英問道：夫君哪想你平生陰陽有準，妙算無

差於今皇上都知道了特宣你去遁玉璽若是遁着了夫定
是高官一品為妻也不少夫人之位乃是難逢難遇一件美
事然何反生悲泣怎的青奇拭淚言道賢妻呀你不知為夫
炖爐根由事到於今也瞞不得了夫妻之間理當說來一聽

淚汪汪叫賢妻且聽我講題起這炖爐事令人羞惶咳你

這們好的遁法怎麼還羞惶去了想你一次遁着我爹的
螺子纔得夫妻配合二次遁着白鸚鵡又得五百銀兩還
有那些不好哦賢妻皆因是不幸父親早喪丟下了母
子們好不悽涼家貧困虧母親朝夕績紡苦喂猪又還去
幫人洗漿搥穿吃七八年苦情難講纔養得為夫的年富

力強兒身長母年邁衰老氣象又何會得清閒度過時光

家貧窮無執業難把母養為人子不盡孝空自悲傷我舅

父叫何福來把母望哦何福是人嘍我
怕認真遇着活佛他見我哭啼啼細

問衷腸聞我苦忙替夫來把方想纔舉薦我眉縣去把人

幫王易仁開酒館少人寫賬又少個炖爐的喂酒跑堂哦

仁才是開店子的老板嘍你又說受
了異人的傳授他又教了你些味咧他教我收現錢切莫

掛賬又叫我狡猾人不賣無妨第一要酒對淡又要燒漲

端起呵冲鼻子定打擁堂又叫我炕豆腐海椒放醬又叫

我喂肥猪多和細糠又叫我酒喫完急忙會賬開毛錢扣

底子硬不得行。這就是異人傳授嗎還。有嗎。傳秘訣。是夜晚悄悄才講。叫閒場去撿柴。割人青桐。走到那高坡上。四下

望莫得人。就動手。總要趕忙。割滿了。就指起。忙跑踢踢。過

了界上大路。誰敢開腔。好個做賊的秘訣。依你說來。只會跑堂撿柴。怎麼又曉得我爹的騾

子。題起這白騾子。一件事項。那年底。辭主人。算賬還鄉。黑

夜過黃連壩。將要天亮。見賊人牽白騾。岩洞躲藏。那是我

親眼見。看得停當。並非是遁得。準不差。陰陽。啞你才是個

四王子那鸚鵡。題起這鸚鵡事。又對你講。那是我去解手。你又曉得咧。

立在糞塘耳。聽得竹尖上。拍得翅响。抬頭看。是鸚鵡肚內

思量。四王子失鸚鵡。四路查訪我。故而去會他。得意洋洋

就假說。會遁錄。算得停當。明明是親眼見。有甚仙方。我怕

真會算。才是明明看見的。於今皇王。失了玉印到底。你解手看見未曾。哎呀。賢妻呀。失玉印

我全然不知。影響萬歲爺。叫我遁。曉得那方。說不對。欺了

君定把罪降。怕只怕斬頭首。命見無常。捨不得。堂上母。無

人奉養。百年後。誰披麻。送上山岡。捨不得。賢德妻。恩愛情

廣美。夫妻好。一似彈打鴛鴦。更難捨。乖乖兒。淚如雨降。妻

丟老母。別姣妻。慘不慘傷。

青奇說罷。相嚮而哭。周氏問道。事到於今。還有良策。莫得。奇

孝遇奇緣

賢妻呀聖旨一下誰敢抗違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是夜母子
夫妻哭做一堂次早欽差催促起程青奇戀戀難捨當時想
出一計對妻言道我走上三五里你可將兒放在井坎上自
有轉來的方法說畢洒淚而別行上幾里忽作驚惶之狀說
道哎呀不好快快轉去欽差問道如何要轉去青我兒目前
有水厄之災欽你怎知道青時纔算定欽我却不信青轉去
自見分明於是即忙轉回果見孩兒站立井邊青奇飛步上
前抱住說道若不是我算着險些兒命休矣欽差稱讚不已
青奇攜子歸家將三比四把周氏責罵一番看看天色黃昏

又耐着歇宿一宵次日起身又生一計說道若要轉來夫妻
再會除非去不二里又將馬房放火為夫自有道理言畢而
去行未數里假意着驚道還是去不得欽為何又去不得青
我家有火厄之災欽我却不信青隨我轉去及至家果然火
將上宅急忙折熄欽差稱羨道你真是孔明再世管輅復生
數人言談許久天又將晚只得又歇一宵是夜周氏問道兩
番用計故得相留夫還有甚麼良法使我夫妻聚首否青奇
低頭暗想道此番計窮力竭了看看一家別離就在今朝說
着說着不禁珠淚雙拋正是縱有神機妙算難免生離死別

哭聲賢妻難分手恩愛夫婦不到頭都是為夫命運醜歡
喜不却又生愁吉人自有天相夫好比肉包去打狗恰似
肥猪牽出樓我死原是命註就拋母別妻怎甘休苦母居
孀把兒守未能膝下把恩酬還望賢妻勤事候問安視膳
莫生憂休使母親把氣息勸母耐煩度春秋替夫奉姑古
今有不愧巾幗一女流傷心情景難盡數耳聽五更响樵
樓從此夫婦難長久相逢除非把夢投

說畢拜辭母親洒淚而別不日到了京華館驛住定欽差奏
聞皇上命宣上金殿永樂天子問道皇兒回宮奏爾得活節

指點異人傳授素習遁錄能知休在朕前月所失玉印或是
妖邪戲弄或是奸雄詭謀卿若遁準自有封贈青奇奏道臣
思玉印乃係傳國之寶務要滿朝文武齋戒七七之期自有
玉印呈上天子準旨恩賜御酒豚肉安扎館驛得印之日再
行封獎青奇在館驛暗想道這吓又多活得四十九日了天
子賜得有旨酒佳有不如每日醉飽做一個飽死鬼罷這且
慢表再說奸臣賈國治與張李二賊商議道你我謀竊玉印
大事未成目下青奇入朝得活佛指點異人傳授聽說陰陽
有準妙算無差倘若遁出你我豈不有滅門之禍不如你二

人前去採訪。他若知道，多行賄賂，求他打救性命。如其不然，禍不遠矣。張李二賊領命來至館驛，見青奇醺醺大醉，因上前施禮，言道：久仰先生大名，如諸葛再世，管輅復生，玉印一事，諒必早已遁着。青奇還禮，答道：仙機不可洩，漏久後自然明白。二人見青奇出言奇怪，愈見心疑，只得再三盤問道：你師異人那一位？活佛又是那一尊？教你遁錄，或是奇門，或是數學，青奇答道：異人住在莪眉縣，活佛證果，莪眉山，炖爐，不是奇門遁，乃是紅火炖，眼前張李二人暗想：紅火遁，乃五遁之術，金木水火土是也。便問道：先生習此遁法，也是不錯。到

底遁着玉印，或係妖邪，或是奸雄先生，但說無妨。青奇見問得緊急，欲待不說，又怕識透機關，只得假意說道：玉印一事，早已算就。此時不問他張三李四，依我的遁法，其中還有假說，畢佯醉而臥。二人聽了，只嚇得魂不付身，歸家急忙報與太師說。青奇連姓名都知道了。賈太師大驚道：此事難已隱瞞，不如備就書柬，請他過府，將實言告知，求他設計打救。計議已定。次日請青奇來府，太師降階迎接，百般恭敬。即日設宴款待，酒至半酣，太師立地言道：先生真神仙也。是老夫一時之錯，還望大施慈仁，打救三人的性命。說畢倒身下拜。青

奇不知咎事連忙扶起暗想這是甚麼來由也就順口說道太師位極人臣然何做出犯法的事來了太師細想此事不能瞞他不如實言告之正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

青先生果算得神仙一個這件事難道說瞞得你着論官職除皇上就只有我我還在不足意起心不薄雖然是文共武一呼百諾怎比得我一人獨掌山河與張李設詭計打打夥夥纔商量盜玉印朋黨爲惡印到手我痴想要把位坐那曉得事未成被你知覺想皇上並未曾虧負於我

爲甚麼起好心要把位奪到於今我自悔一時之錯望先生打救我免見閻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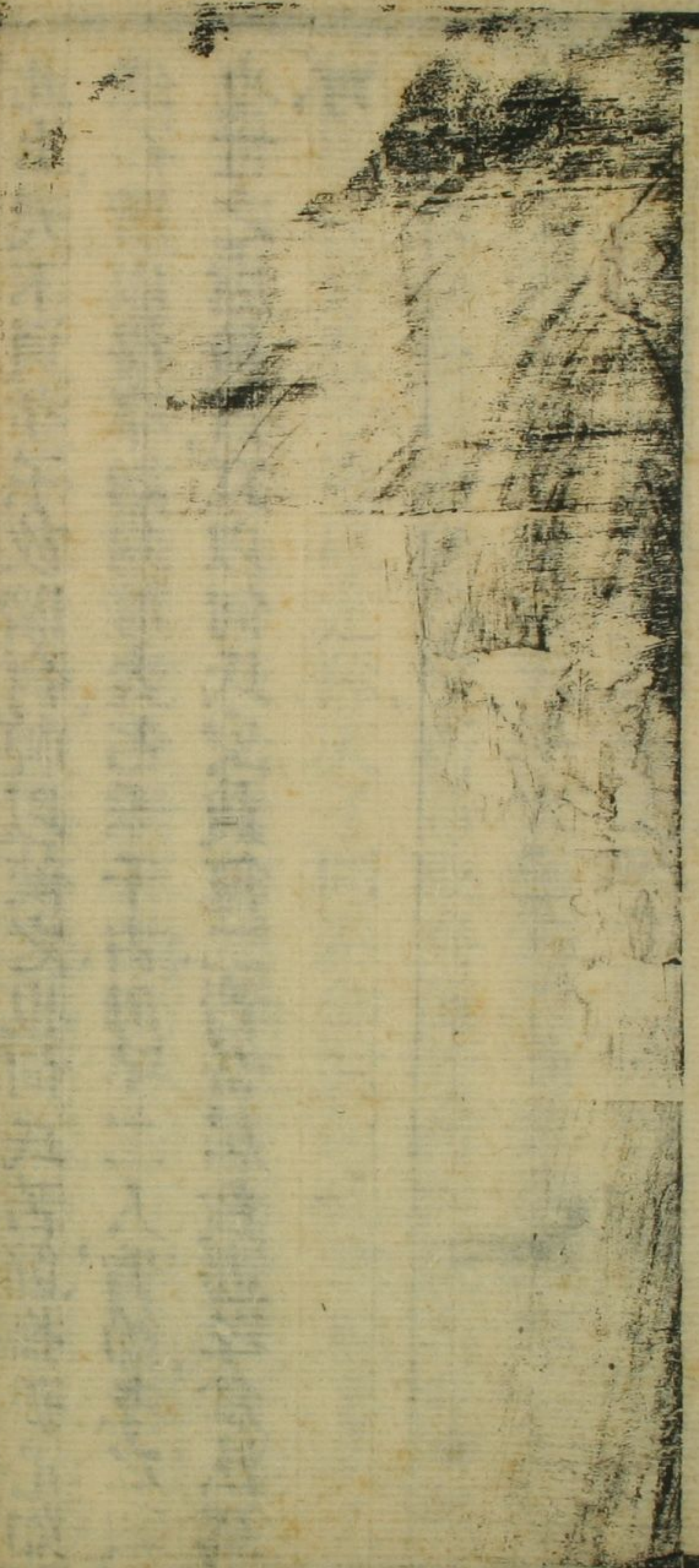
說畢長跪不起青奇聞之心中大喜連忙摻扶起來暗想道此事不是我救他算來還是他救我彼時言道太師不必憂慮只要過而能改今後務要盡心報國痛以前非此事有我擔代太師道此印又交與何人青奇思想那日來京往東嶽廟徑過也曾默祝大帝暗裏庇蔭目下廟宇傾敗不免說東嶽顯聖也好重修廟宇乃言道太師待七七期至將印放東嶽大帝天花板上那時自有道理宴畢歸館太師多備金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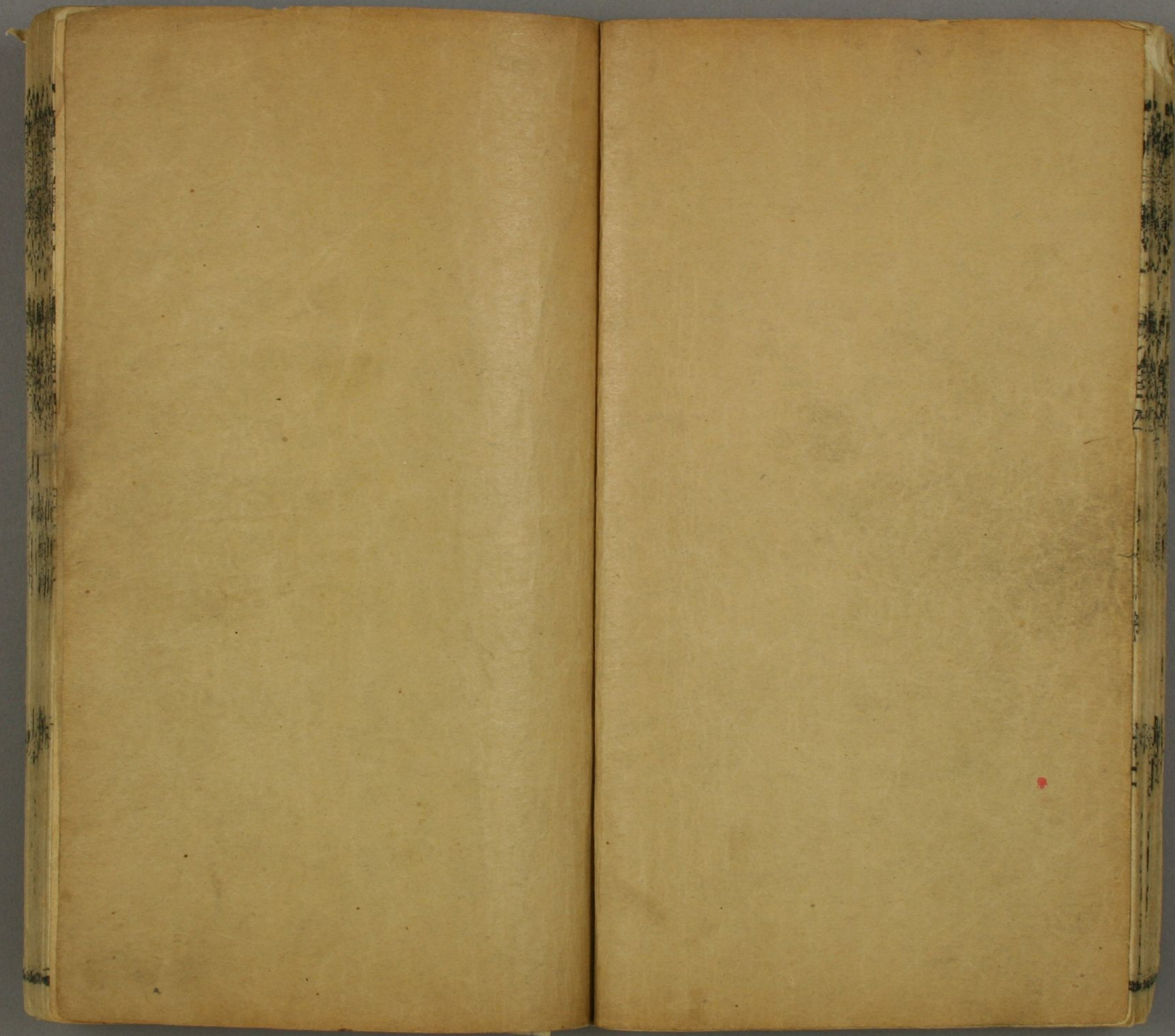
相贈未幾期滿天子宣青奇上殿問及玉印消息青奇奏道
爲臣遁住玉印被妖狐盜去多蒙東嶽大帝顯聖將妖狐斬
首把玉印追回現放天花板上天子聞奏卽命武士往取果
在其上武士捧呈龍案天子大喜封青奇爲進寶狀元東嶽
顯靈改換金身重修廟宇青奇啟奏道臣母何氏青年守節
撫孤義方教子懇恩定奪天子聞奏卽封何氏爲節孝夫人
造修狀元府建立節孝坊青奇謝恩歸家迎母親妻子並岳
丈一家進京同享榮華從此看來青奇本雇工愚夫事母克
盡孝道帮人又盡忠心所以事事遇着奇緣竟得身榮貴顯
此上天不負孝子故暗有神以使之也何氏苦節撫孤心如
鐵石所以得享謚封旌表名垂千古母子二人皆節孝之報
也世之處貧者宜以何氏安貧無二青奇居貧盡孝爲法焉
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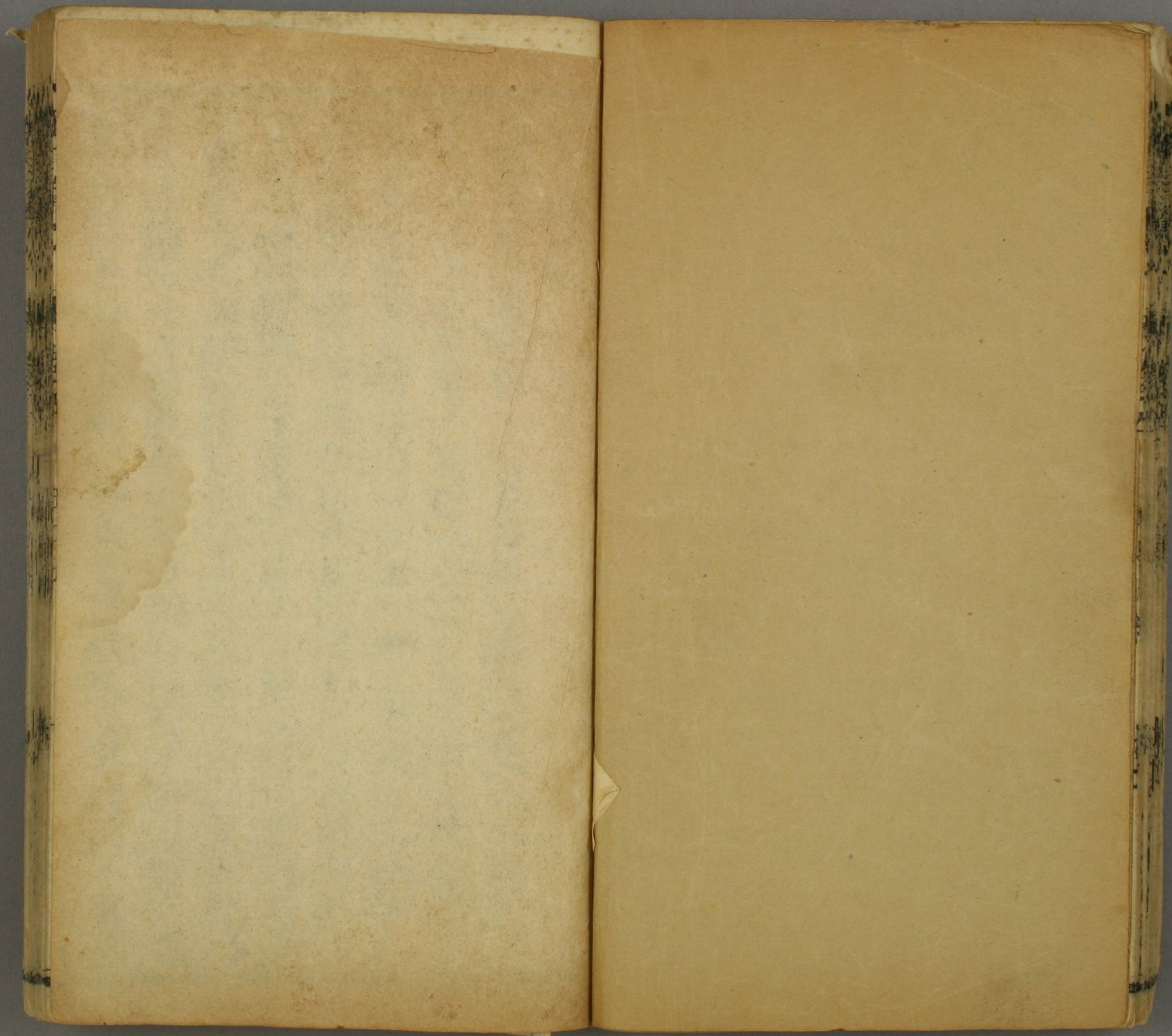
舟中集

卷四

十三







珍珠塔

明朝河南洛陽縣有一人姓方名定官拜御史夫人李氏所
生一子名方卿年甫一歲被嚴嵩父子詐害方定死於獄中
幸得姑父陳廉是翰林出身替他力辨其冤皇上準情夫人
扶柩還鄉安葬祖塋就在塚旁搭几間茅房全且棲身立志
守節撫孤將方卿引至數歲受盡辛苦意欲送子讀書奈無
學資李夫人深知書理日夜訓子苦讀至十四五歲五經三
傳俱已讀完夫人勤做女工針帶稍有餘資才將方卿送至
經館讀書老師見方卿聰敏兼之發憤又念其淡泊不取束

脩又助他火食，母子感激不已。讀了三年，老師病故。方卿負笈歸家，閉戶潛修，想要應名赴試。奈無有路資盤費，每每嗟嘆。我方卿真真命苦，父親盡忠而亡，母親立志守節，將我撫養成人，一無人提拔，二不能光宗耀祖。我孝在那裡，豈不枉爹媽撫育一場。夫人聞听此言，說道：我兒不必耽慮，我的姑父現在山東離城縣居住，如今卸任告老，樂享田園家道富豪。我兒何不前去與姑父借貸銀兩，諒是有的。可惜路途遙遠，兒又年輕，一路之上，娘又不放心。這又如何是好？方卿道：母親哪兒若前去，小心謹慎，諒也無妨。只怕母親在家無人

侍俸，兒也不遠遊。夫人道：兒哪為娘都還康健，到也不必罣念。但是盤費無有，又向何人借貸？方卿道：我們這些親戚隣朋，盡是慳吝之輩，不如與族人借貸。一二奏少，可以成多。或者去得成也。未可知。夫人道：既然如此，兒須急速為之。方卿於是在族中撥借，也有大方的，也有吝嗇的。總共借得有一十多兩銀，挈回家中，與母商量收拾行李。次日起程，是夜夫人喊道：兒哪此番去至姑父家中，千里迢迢，須要保重身體。為娘有几句言語，兒當謹凜。

詎未開言，不由娘泪流滿面，想起了這光景，實在可憐。自

兒父身死後就受貧賤枉自他爲御史朝中做官到如今
只落得日夜嗟嘆莫銀錢傍祖坟茅屋三間幸我兒自小
小心性靈便凡讀書肯發憤不敢偷閑娘只想送考試身
榮貴顯又怎奈莫得人助爾盤纏因此上才商量想出主
見與姑父去借銀定發慨然但此去姑父家山遙路遠不
放心娘只得叮啞一番兒哪一路上還須要小心打點有
旱路可步行切莫趕船到晚來天未黑早些歇店雞鳴時
收行李早起看天見姑父與姑母好言細嘆望二老把我
兒重重周旋倘若借得銀急早回轉免得娘在家庭眼

晴望穿

夫人吩咐已畢次日起程一路之上曉行夜宿翻山越嶺受
盡無限奔波不覺兩月有餘始至離城縣中訪問數次眾人
才說陳大人的府宅在大東街走南街過去卽是方卿走有
數步見前面多人擁擠圍裏不通卽從人叢中進去一望才
是位看相的先生方卿立腳在攤子面前站起那相士抬頭
窺定方卿不覺怕案說道我生平也看了許多相莫得這樣
清秀此相定主大富大貴真是難逢難遇眾人都望着方卿
說道這位老先生何不請他相上一相方卿道我没得錢相

士道就不開錢也是無妨的等後來相準了再講謝禮罷於是方卿坐下相士仔細一看說道論你尊駕這貴相六親刑尅發迹得遲無兄無弟父親去世你不過一歲多點如今正在背時要滿了二十方能發達方卿問道先生我的財運如何相士道你財帛宮落空終不濟事方卿心想我特爲求財而來听得此言心都冷了半節氣昂昂的起來便走相士道莫忙走你不與我辦交接這攤子錢膏耳頭錢那個來開方卿道你原說不要錢我才看的相士道我不要毛錢原說相準了來相謝你怕要寫憑據跟我不然後來發迹了我掣喙

把憑來找你方卿道只要有那宗好事就寫憑據也無嫌乃提筆就寫起對單各執一張拱手而去走至前面見一座大府宅棟宇輝煌听得內中細吹細打掛彩懸燈穿靴戴頂文八濟濟知是宴客問及旁人才是姑父的府宅想要進去衣衫襤褸自知不便遂徘徊在外不一時有個門公走出來見方卿在此觀望乃大聲喊道何處狂徒在此看些甚麼方卿急急上前輕言細語答道老兄不必犯疑在下是河南洛陽縣方定之子前來探訪親戚有勞老哥哥進府通傳門公聞听此言納頭便拜悲啼不是說道少東人老奴眼拙未曾早

解目驚心 卷四
來侍候，可憐老大人朝日懸望，望慮你娘母孤身無靠，不知下落。今日到此，就好得很，請進請進，不必通傳。大人都是喜悅的。方卿道：你是誰人？爲何以少東人相稱？門公道：老奴名叫寄奴，從年將身賣在府上，因爲東人的姑母出閣之時，老大人命奴輩隨至陳府，往來熟識，好通信息。故尔在此安身。方卿道：姑父做味酒席，寄奴道：東人的姑父花甲之期，難道你都不知？方卿道：到也不知。今日姑父壽誕，賓客甚衆，我身襤褸得很，如何進去？况是遠來的官親，眾人觀之不雅，你何不進去，預先稟告大人，我才進去。寄奴道：這話也好，遂進去。

稟告大人說洛陽縣官親方卿公子駕至，但是身旁襤褸，看大人怎樣施行。陳大人道：哎呀，是方內姪來了，快去請他從側門而進，將衣服換了，然後請見。寄奴出來說道：大人聞听東人駕至，歡喜不了，命奴輩引東人從側門進去，見了老夫人，將衣服更換，然後入中堂，使眾客相見。方才光彩，卽隨寄奴從花園小巷進去，過了無數道門，才攏內廳。寄奴道：東人請坐。奴輩進去通傳。寄奴進去對使女紅芸說道：方公子到，快請老夫人出廳。寄奴轉身與公子道：東人少坐一時，奴輩要出外應酬客去了。紅芸入內，稟道：老夫人，你的姪兒方公

子到了，夫人問道：公子穿帶如何？誰知紅芸也是個愛富嫌貧之人，便含笑應道：公子穿帶實係襤褸，時才大人傳話進來，叫太太與他更換衣服，然後出堂會客。奴輩常听大人有言，要將小姐許與公子，我看他那個樣兒，怎麼配得我家姑娘，不是玷辱了千金小姐？夫人不如不會，儘他走了，免悞小姐終身，不知可否？夫人道：我和他姑姪之情，也要出去會吓，虧他這們遠來，不去見一面，還說我當姑娘的人，這樣絕情。於是夫人才慢慢走出來，方卿素未會面，怎能識認？也未起身。夫人道：那是方卿姪兒哪？方卿听得喊叫，便躬身下拜說：

道：小姪禮貌不週，冒撞姑母府庭，望所恕罪。夫人道：姪男來此何事？方卿道：一來看望姑母，二來奉母之命，特來與姑父母告一周濟，借貸凡百銀兩。到後稍得寸進，自有千金酬報。大恩，夫人道：我吃得飯，走得路，稀罕你來看，一來說要借銀，我家中尚在緊逼，那有銀兩放借？你爲何穿得這般襤褸？好莫志氣，莫把我這些髒住了。各人要討方便些。方卿聞听姑母之言，明明嫌我貧窮，這才大不該來，不覺忿氣說道：姑母何出此言？姪兒嘗聞緼袍不恥，有仲由之賢，鷄衣百結，有子夏之儉，姪兒口讀儒書，縱衣衫襤褸，也不爲恥。夫人道：依你

所言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此書又如何講法兩姑姪你
一句我一句爭論不休可憐方卿急得泪如雨下喊道姑母
哂虧你怎麼說得出口好不氣殺我也正是人窮志亦短貧
來親也疎姑母請听

語一听此言好着氣窮人急得姪兒泪悲啼各人要為借

銀錢來此地有無隨便望憐恤我憐恤不得許多

去我雖貧窮志不低有志氣就縵袍不耻聖人意何況我

今穿破衣君子也要嫌貧愛富良心棄不念姪兒念我爹

我念不龍遊淺水遭蝦戲好個龍可惜一虎落平陽被大

欺不是個虎從今不來已結你這門親戚永不題阿彌陀

謝地休諒姪未登科第苦盡自有出頭期要出頭要脚指頭

方卿說畢氣急胸膛起身往外便走急步而出誰知門道甚

多不知出路正在忙迫之際幸遇翠娥小姐的了環名叫采

蘋自內而出看見方卿請他引路采蘋見是方公子起先進

府已曾看得明白便問道公子意欲何往方卿道我們窮人

在此各人厭惡自己知趣不如回去免受酸氣采蘋也知公

子被夫人掃眉即喊公子少站一刻奴婢就來相送急忙轉

身進去對翠娥說道小姐呀方公子被老夫人說了凡句不

珍珠塔

合式的言語他要走了，這們遠來連茶都未吃一杯回去說起也不好听，況且老夫人常常有言，要將小姐許與公子，看小姐何以為情。翠娥道：他為何這般忙迫？母親雖然嫌賤於他，爹爹甚是喜悅，你何不替我留倒？采頻道：我捨留不倒，小姐何不親自出去留他？小姐听了，似乎怕羞，回頭一想，都是至親，况爹爹實意要將奴放與表弟，就是母親不悅，出去相見也是無妨。於是與采頻出來，與方卿見上一禮，呼道：表弟何必行忙，就在此歇几天，脚才回去也不遲。方卿道：我家中丟不得出門，况且久了，猶恐母親懸望。翠娥道：既然要走，我

這裡有銀兩相送。方卿道：承蒙小姐厚意，我的盤費還多，路程遙遠，實不敢受。小姐道：既是如此，也莫行忙。我跟舅娘帶凡個糍粑餅子回去，可否？方卿道：那道可得？小姐轉去與采頻商議，取四錠銀子，放在糍粑內裏，做一團。小姐道：我想將父親傳家珍珠寶塔，賜與表弟，不知可否？采頻道：小姐呀，這方公子人雖貧窮，品貌不凡，異日必是朝中貴客。老太太不能識認，老夫人定要將小姐許與他，就贈他寶塔，有何不可？於是小姐將珍珠塔一並放在糍粑內包起。若論此寶價值數萬餘金，塔共有十二層，內有一百二十顆明珠，勘起的拿

解目驚心 卷四
出交與方卿叫道表弟好生收存在路須要小心就命采頻相送采頻邊走邊說道公子呀你那包裹之內不是別物乃是珍珠寶塔價值數萬餘金內有些須路資這是小姐情義公子好好收存但是老夫人無情不必掛懷總要看在小姐之面我是小姐心腹之人名叫采頻公子記下日後也好呼喚方卿也會其意說道多蒙表姐相贈日後若得僥倖永不忘恩采頻姐用情至此容小生後日補報說畢送至頭門竟自而去却說方卿出得府來滿腹愁腸想起始母無情表姐有義若我方卿有出頭之日斷斷不能忘情一路嗟嘆不已

不題却說陳大人見方卿許久未入中堂便問寄奴道叫你接方卿進去更換衣服陪他從中門而入然何這般時候還未見來寄奴道想必是老太太陪他嘆家常去了陳廉道既然如此快排席請客安坐酒宴已畢眾客散去大人即入內室問夫人道方卿何在夫人道方卿已經走了多時夫人道他爲何事而去夫人便忙答應不出就說走了不知那裡去了夫人道爲甚事走了夫人道他心高氣傲各人回去了陳廉聽說大怒道你這賤人他千里迢迢來在此處況且是你親生姪兒諱必你這賤人說了凡句間言把他激起走了可

解目驚心
惜候了大事叫家院帶銀一百與爺代馬來大人跳上馬背
騎起飛跑而去將方卿追趕趕上數十里方卿肚中饑餓難
以前行在路旁歇憩大人言道方卿哪你爲何不與爲姑父
見面不辭而去依我想來莫非你姑母把你得罪了方卿道
不是大人道莫非家奴小子把你藐視方卿道不是大人道
莫非爲姑父的未曾親身迎接把你簡慢方卿道不是大人
道既然不是快快轉去要上三五兩月方才回去如其不然
知道者說是你姑母不賢不知道者還說我姑父不仁說畢
眼含珠泪泪方卿道姑父不是那般所說小姪邀約有幾位

朋友出外遊學從姑父府門經過小姪特來問候實在缺禮
故而不便來見姑父望姑父海涵况姪那几位朋友還在前
面等候猶恐失伴姪兒獨自一人如何回去咧大人道儘他
去爲姑父後日派几名營丁送尔回去就是方卿道那也不
敢當姪實意要回離家數月猶恐母親懸望姪則爲不孝大
人信以爲真遂對方卿說道姪兒哪爲姑父有件心事不知
賢姪意下如何方卿道姑父有何心事儘管請教小姪當從
令陳廉道賢姪不知我有小女乳名翠娥尙未擇配有心許
與賢姪足下爲婚賢姪也不必推却方卿道姑父吶姪乃一

个寒儒豈敢玷辱千金大人道你我姑姪都是官宦之家說甚麼玷辱二字况且又是老親舊戚爲姑父都不擇棄賢姪未必賢姪還嫌棄我姑父嗎方卿暗想今日表姐用情如此不得不允遂說道姑父美意姪就高攀了岳父請陞受小婿一拜大人大喜卽忙回禮公子身旁取出白玉蓮墜一個遞與大人說道此物留與後日作証大人又贈銀五錠方卿領受兩下分別陳大人回至府中將夫人責備一番才將翠娥小姐采蘋喚至別室說道爲父今日在路途之上追趕方卿已將我兒終身許與方卿賢姪去了方卿身旁取下白玉蓮

墜一個留下後日以爲憑証我兒拿去好生收存此話不題却說方卿行不數日路過黑松林前天色將晚要趕宿店不料遇着強人將他衣服行李概行奪去撇在九仞井中昏昏沉沉不省人事將近二更方才甦醒坐在井中放聲大哭

謳坐井中止不住悲聲大放細思想這苦命實在慘傷奉母命路迢迢來借銀兩又誰知我姑母起心不良愛富貴嫌貧也說我不像該因是家計姪無有衣裳聞此言急得我胸中氣脹我因此才出府逋走他鄉多蒙得我義姐恩高情廣賜路費和寶塔實係大方我姑父聞我走騎馬趕

上再三要我轉去他的府庄不依允，又才把姻親來講，念義姐有恩情，只得承當實，只想早回家，免母懸望。那知道黑松林遇着強梁，將寶塔與銀兩盡行劫搶，還將我撇之在枯井內，藏黑暗暗，分不倒東南方向。這一陣冷得我戰戰慄慄，無階梯，你叫我怎出羅網？怕的是在井中要見閻王。我今死是數盡，到由命撞可憐我，年邁母，白髮蒼蒼，從金後要茶湯，誰來供養？百年後誰披麻，送上山岡，想我父爲官時，如水清亮，難道說官家後，這樣下場，呼聲天天不應，珠泪長淌，到不如早早死，早見無常。

方卿正在哭泣，大已大明，幸得舉大人是山東人氏，隨帶兵丁從此路過，听得井中有哭泣之聲，將他打救起來，問其姓氏，乃知是方定之後，留在府中攻讀詩書，不題却說那些盜賊分贓之後，只有珍珠寶塔不能識認，商議拿到離城陳大人字號內去當當舖。先生見是一件寶物，即命人拿與大人觀看。大人暗想：此塔乃是我傳家至寶，交與女兒翠娥收藏。今觀此塔，實係一樣，未必此寶是一對，遂命采頻將塔捧進內室，遞與小姐觀看。翠娥一見此物，不禁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乃傷心痛哭道：

見寶塔赫得人魂飛魄散爲甚麼今日裡又在此間想前月贈表弟聊作意念只說他將寶物帶回家園到今朝寶還在人已不見又不知味情弊令人難諳莫不是方公子身遭大難被強人來打劫命喪黃泉早知道這寶塔該莫出現也免得方公子去受顛連叫采頻快去對大人細嘆你叫他將來人盤問一番論寶塔本是我家中物件却爲何落之在他的身邊也大人務須要從實查驗也免得方公子身受含冤

小姐哭畢忙叫采頻去對大人實說大人听得也不追究其女命人將當寶者押住挈帖送至縣中嚴刑拷打攻出實情方卿已經去在井中不知生死如何縣官將賊收監據實回覆大人大人卽忙命人到井中觀看家奴回稟並無踪跡屍首不見大人又看人四路暗訪亦無消息又命寄奴往洛陽縣訪問去了不題且說李夫八自從方卿往山東去後不上兩月天卽乾旱米價昂貴房屋又被火焚家如水洗夫人在家朝日懸望不見方卿歸家此時無以聊生邀約隣居幾個婦女一同往山東逃難探訪兒子的下落及至李夫人攏離城同路婦女死亡已盡只剩他一人四方告化不題却說方

卿在畢大人府中朝夕思念母親命人帶書至洛陽以免母親懸望誰知送信之人在路偶得寒病數月方愈盤費用盡不能回府就在外面求食去了此話不題却說李夫人一日討至白衣菴有女尼數人見這貧婆討口皂孽嘆叙一陣夫人問道陳大人近來景況如何女尼道你問陳大人此時辭官不做現在城內南街公館居住他的銀錢甚廣本城還開得有兩個字號夫人道大人有個內姪名叫方卿來與他借銀不知借着未曾現今還在府內否女尼道那方卿因爲借銀回家被強人打劫廢命如今還在捉拿匪徒夫人聞言面

如土色女尼說畢進廟去了夫人走至庵堂側邊有個池塘見四下無人痛哭一陣一步跳下水中幸得有兩個尼姑在外化緣回來急忙拉起來說道你這叫化婆你爲啥事要來投水夫人不敢道出真言遂答道多承師傅問嘆想我這般命苦可憐若大年紀還在求食又冷又餓日子難過到不如尋個短路死在你這廟地之上也得個好風光女尼道你這貧婆那們想得這樣拙蠅蟻尙且貪生怕死何況人乎既然討口難得走就在我廟內幫我煮茶飯也可過活遂留在庵中朝日與他炊爨夫人在此安身不題却說寄奴去至洛陽

我尋不着只得回覆大人說方卿母子俱未在原郡不知那
裡去了大人又怕女兒惡氣假作方卿問安書信拿與女兒
觀着翠娥觀看書信心中犯疑過了數日不料大人染病在
身翠娥對母說要到白衣庵中與父求籤祈神保佑父親病
体痊愈夫人道此庵乃是你祖父所造離此不遠况是女兒
女兒去也無妨翠娥即刻收拾香蜡紙燭命采蘋作伴乘轎
至庵老尼迎接小姐禮畢老尼焚香點燭小姐跪於神前采
蘋一旁祝道民女翠娥為父陳廉偶染病疾若得病体痊愈
甘願改換金身二者為表弟方卿前歲至府歸家念切路途

劫搶不知存亡三者舅母李氏家計貧寒孤身獨立望菩薩
護佑百年長壽民女感恩不盡戴德不忘祝畢翠娥珠泪双
流李夫人听得此言不覺兩泪交流采蘋道噫你這老婁子
我小姐流泪你在哭啼怎的何不說來我小姐听听夫人道
小姐呀你別知老身的苦情請听

諷說方卿不由我泪流不住那就是我的兒怎麼不哭噫
卿是你的兒方在家未曾自前年去借銀離了故土一心心離城縣去
會姑夫自我兒一去後日夜憂慮但不知到而今生死何
如屈指算已過了二年之譜却然何並莫得信音歸屋單

丟下我一人年邁孤苦又兼之天乾旱日用不敷爲尋兒
我只得出了門戶日討口夜宿岩邊走路途行至在離城
縣探訪四處都說是我的兒一命嗚呼總是他陳姑母嫌
貧愛富到如今留老身來受孤獨老師傅對我言痛入肺
腑細思想這苦命怎把頭出到不如投水中尋個短路多
蒙得老師傅將我救扶留我在這庵內來把飯煮空閒時
代爲他謄寫經書萬不料遇小姐求神保護莫笑我貧婦
人傷心慘日

夫人哭罷小姐才知是舅娘聞此慘情亦泪流不止急起立
倒身下拜夫人還禮翠娥想要接舅母回家又怕母親不悅
只得與老尼商議說道我舅娘在廟內飲食用費命人送來
千萬不可輕視老尼遵命小姐辭別舅娘與老尼叫采頻回
家莫對母言歸家後小姐想起公子無有着落丟下舅娘孤
身無靠不覺憂慮在心飲食減少形容大敗二老時刻憂慮
亦無可如何却說方卿在畢大人府中發憤攻書提督以女
許配朝開大比方卿連中三元天子見喜卽放十二府巡案
告駕還鄉轉至山東住扎數日與畢大人商議要私訪離城
懸免見牌十日遂辦作一位道人隨帶幾個心腹家將身披

道衣手執魚鼓簡板來至離城縣陳大人府門之外假唱道
情諒想無人識認大人只睥不必唱誰知夫人在外見道人
明明認得是方卿偏要叫他唱意中以爲大人把女放差了
于令女婿出了家把女兒終身耽悞嗔唱道情也好鄙屑大
人方卿不慌不忙高聲唱道

天生人原不一般塵世上有苦有甜富豪者体嫌貧賤理
當要周濟飢寒如今人實在眼淺不重賢只重衣冠雖至
親不肯顧盼卽內戚也不生憐誰知道皇天有眼貧與富
有個循環如不信細听我嘆唱九輩古聖先賢呂蒙正破

穿安站唐李旦叫化鄉間朱買臣曾把柴撿伍子胥吳市
求餐百里奚五羊皮販管夷吾脫囚遇桓晉重耳列國遊
遍孫叔敖舉於海邊莘野地伊尹耕畔渭水河子牙持竿
蘇季子時垂運蹇說六國中一言回家庭父兄不管他
嫂嫂飯不與餐一家人都已生厭把蘇秦全不爲然到後
來得志回轉父與母好不喜歡妻與嫂齊暗笑臉這古人
出身艱難有韓信命運阻險遇姑父收留家園他姑母起
心不善把韓信當做戲頑到後來名揚姓顯輔高祖一統
江山秦叔保貧窮落難得寒病無人問安卧牙床日夜呻

喚他姑母嫌賤不堪。秦叔保氣破肝胆，抱着病，遶走陽關。到後來，朝拜金殿保唐主，洪福齊天。他姑母背時不淺，後討口，受盡熬煎。秦叔保把姑憐念，接進府，樂享清閒。勸世人心田改換，莫愛富，莫把貧嫌。時未至，多遭塗炭。運來了，富貴双全，看將來，運有早晚。出家人，一眼看穿，願施主廣行方便，福漣漣，同結善緣。莫說這道情淺淡，照此行，福祿綿綿。

道人唱畢，夫人听得句句都在說，誚他不覺面帶羞慚，竟自佯裝不採，抽身而退。那知采蘋在廉內偷看見道人，好似方公子模樣，仔細一看，果然不差。又見道人外穿道服，內面衣角現出紫袍袖，中不知何物，欲現不現，心中犯疑。卽稟大人道：「其隱情大人起初不覺，以爲新科狀元是方誠祖籍山東人氏，並非河南原籍。此時方才醒悟，心中大喜，便與采蘋說道：『吾命人請他在花所之中，你與小姐隔簾窺看，明白若果是方卿，須要如此如此。』」采蘋听得進內去了。大人卽命家奴請道人至花所相叙，方卿不得不已。同家奴進入花所，與大人見禮，獻茶已畢。大人仔細觀看，果是方卿，只見寄奴上前稟道：「有洛陽方府下書人求見大人，起身出外而去。」方卿思

想洛陽方府下書莫非母親有信不覺珠泪欲流心想探听
信音以便查訪只見翠娥采蘋連步而出小姐一見方卿如
此光景不禁泪如雨下恨忿不已放聲大哭

見表弟不由人心頭火噴急得奴這一陣怒氣生嗔小姐何必

這樣你本是讀書人斯文一品就該要務詩書打点功名

性急沒得那縱然是名不成也當務正為甚磨去學道出家修

行出家還不好這才清閒你看你那頭上纂纂挽定並不是婦人家

閨閣釵裙這出家人是抱魚鼓和簡板東遊西混出門遊道

身穿着布道袍頭戴方巾穿起道袍曾不想我爹爹是何

言論也只想体父志讀書有成要讀誰知道你才是短人

之興學道也辜負了我爹爹一片漣心不存况你父原本是翰

林身分你的母受誥封一品夫人就該要接書香才算本

領誰像你這模樣不肖子孫早知道是如此把父擋定必

不能來許你這門姻親你不曉得雖然是另許配名節要

緊女子家原本要從一終身高門雖然是另許配名節要

的苦命到如今害得奴進退無門奴問你出家人何以為

本孝順既說孝你的母何處棲身表呀到也不知奴今日

也畧畧知点音信我母親在何處走異地難料死生表姐

言實你把你實情話對我細論奴然後把你母說出實情

小姐哭畢珠泪難收方卿此際自知理屈乃起立說道義姐不必悲啼爲弟這裡見禮了翠娥亦起身答禮于是方卿將路途遇賊被害畢大人相救許親得中狀元始末說明故而裝辦道人來在義姐府門觀其動靜誰知被義姐識破還望義姐指示母親下落則小弟感德不忘采頻上前言道狀元公奴婢道喜把狀元公的印信借與奴婢一觀方卿取出遞與采頻采頻將印拿與翠娥小姐接來謹謹收藏後來好作掌印夫人于是翠娥說道表弟舅母現在白衣菴中棲身方卿先在畢府時常訪問母親杳無信音及至高中意欲棄官尋母此時听得義姐之言急忙透至庵中一見母親倒在懷內痛哭不已夫人抱住方卿便放聲大哭

抱姣兒不由娘珠泪下吊萬不想母子們相會今朝自我兒出門後就受煩惱又兼之天乾旱雨水不調一斗米一串錢都買不倒既無吃那房屋又被火燒實只望我的兒轉來得早誰知道兩年多未見分文莫奈何才逃難把口來討往山東離城縣走上一遭行至在白衣庵苦苦哀告幸遇得衆尼僧同把情洵都說兒黑松林被了強盜娘听

得兒身死暗暗悲號。自思想這苦命，怎樣得了。兒既死無靠處，守甚節操。到不如尋自盡死去爲妙。也免得在人世受這煎熬。因瞞着衆尼姑，往外就跑。走至在池塘邊，拜謝恩膏，做一個投水亡，頗命不要。又遇着二尼僧，把我救撈。才勸我進庵堂，燒鍋燎灶。早晚間幫煮飯，侍奉神曹。你表姐陳翠娥，焚香祝告，嘆叙問才知是外姪女姣。因此上安頓娘，他出盤絞。在庵中享清福，快樂逍遙。也只想這一世孤單無靠。到于今，幸喜得還有下稍。且問兒，你如今好也。不好快對娘，把情由細說根苗。你表姐有情義，極力盡道。

我的兒放心，中切莫丟拋。

夫人哭畢，方卿只得將受苦始末情由，對娘細說一番。然後將娘接至姑父家中，轉回洛陽，將狀元府完全迎接母親歸家。擇就良辰，迎接夫人翠娥爲大畢氏，爲次采蘋，爲三夫婦完娶酒宴未畢，忽來一人，乃是當年看相那位先生方卿。猛然想起此人，必爲謝敬而來。誰知相士並不題謝，總要大人取珍珠寶塔出來一觀。方卿只得命夫人取出寶塔，相士接在手中，往外就走。狀元命人追趕，相士順手將寶塔向房子上一丟，那寶塔端端正梁上立起。方卿大着一驚，就說你

這相士好不曉事此乃傳家至寶何得如此輕賤相士道此塔雖在梁上願大人以此爲鑒倘如爲官清正這塔自然四面玲瓏光輝照耀如其不然只有黑暗而已此塔光輝凡世則子孫科甲亦登凡世雖神鬼亦不能測妖孽亦不能盜狀元公何必過慮說畢相士飄然而去大人方知是神人點化只得望空拜謝惟有使女紅芸見采蘋爲了夫人悔當初不該愛富嫌貧朝夕哭泣得下鼓脹之病週身破濫而亡此乃嫌貧之報方卿事事停妥然後回朝與母請其誥封滿門均受皇恩三位夫人各生男女數人俱登高科蟬聯不絕從此看來方卿之父正而死忠也其母立志撫孤節也方卿苦中得貴不忘其親孝也寄奴千里尋主始終如一義也忠孝節義盡出一門無惑乎得此美報願世之人以此爲法焉可

鳳凰山

百行第一孝當頭罔極深恩竭力酬未有親身安有我休教
他日慨樵牛嘉靖年間登州果山縣有富戶王基娶妻安氏
五旬無子基屢欲娶妾被妻阻滯一日與妻飲酒食肉之間
王基謂其妻曰我家財產頗豐吾願足矣但是人以富足爲
貴者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今我家中富足膠下無
子縱有家財萬貫有何益哉安氏乃是巨室之女從未生育
秉性剛嚴器量褊窄慣存忌妒聞夫所言不覺自愧無言何
答乃出貲資買得柳姓之女奉與夫君爲妾安氏早夜焚香

禱告天地惟願柳氏生子以接王門香烟恰一週年柳氏身懷六甲安氏甚喜凡柳氏飲食床鋪無不經理臨到生娩果是男兒安氏大喜小兒一切乳哺懷抱事事關心尿片尿裙皆自洗濯視其子猶已生一般兒滿週歲取名曰宜壽安氏另請乳母餵養不准柳氏撫抱安氏叫柳氏說道你與我主客也自從你到我家凡飲食受用與我無異因爲我兒之故也今我兒週歲矣我將請媒嫁你爲良家婦也你意如何柳氏聽得要將他母子分離遂大哭說道

謳時纔大娘把話敘不由爲奴淚悲啼多蒙大娘存好意

將奴擇配良人妻非是爲奴不依你小小姣兒怎忍離若是將奴嫁出去母在東來兒在西母子情深難拋棄世間人情一樣齊奴今也不願別的願與我兒長相依眼見我兒長成器縱死黃泉心安逸

安氏見他不從大怒罵道你這畜牲你不肯出嫁豈不一心要佔我大房遂將柳氏打了一頓將柳氏衣服盡行脫下換些舊衣濫片喫的粗糲菜羹當做犬馬一般凡肩挑背負力作辛苦之事件件偏責於他柳氏忍耐過日宜壽滿了三歲一日走到柳氏懷中柳氏抱兒遍體撫摹不覺兩眼流淚哭

道

謳手抱姣兒好悽慘。兩眼不住淚漣漣。想你大娘太短見。做的過場實難言。我兒纔將一歲滿。要娘另去配良緣。爲娘不依他主見。將娘百般使捺攔。朝日刻責來使喚。件件活路要做完。頓頓喫的菜羹飯。身上穿的襤褸衫。想起娘的命運淺。爲兒受盡飢與寒。辛苦勞碌都不怨。祇要我兒在面前。今有兩月未會見。爲娘日夜心倒懸。隔久未見娘的面。我兒心內不安。

當時宜壽也哭。不覺聲聞於外。安氏走來。將兒搶過手去。手執大棍。將柳氏很很毒打。盡脫其衣。驅逐於外。王基恐傷宜壽之心。急來勸留。安氏對夫說。我與這個畜牲。勢不兩存。夫要留他爲妾。我情願求死於夫君之前。夫若留我。我誓定不容他的。王基無奈。遂將柳氏平日所穿的衣服裙釵。相贈安氏。急去搶回。分毫不與。柳氏出外。因久受饑困。形容憔悴。面瘦皮黃。無人收留。遂流落他鄉。幫人挑水。打柴。力作糊口。在外二十餘年。苦不可言。此話不題。一日安氏忽然皮膚作痒。漸漸滿身發裂。膿血交流。痛痒難當。請醫調治。百藥不效。受苦一載。遂將宜壽喚至床前。說道。爲娘生平別無他過。今日

得此冤孽病瘵皆因當年一時之錯遂出你柳氏母親此必是刻薄忌妒之報言畢遂瞑目王基不久亦因病而逝宜壽盡禮安葬父母自不必說此時宜壽已有一子名喚知微已滿十歲王宜壽將康氏妻子喚出堂前分咐說道

謳 叫聲妻上前來夫有話嘆夫今日說的話謹記心間想我父留下了廣有財產衣與食俱豐足不少那件祇有我生身母不得團圓自那年母出外不見回轉日夜裡我心中常常望牽朝也思暮也想愁眉不展年三十青絲髮白了一半都只爲不見母抱恨終天我今要去尋母別州別

縣將一切家物事交妻執管莫奢華莫浪費也莫過慳好親朋來家中切莫簡慢是外人莫來往莫與交談閑無事莫出外拋頭露面恐外人談駁你說出閑言待兒女必須要好生拘管切不可溺愛他姑恤養好我出外回早遲妻莫望念一定要尋得母方纔回還

說畢收拾行李盤費起程宜壽出路每每兩眼流淚食不下咽行坐不安凡遇鄉村市鎮觸處徘徊又寫招字四處粘帖不覺光陰易過訪了一年不見母親踪跡一日行至中途天色已晚無處歇宿見道旁有一古廟遂走入廟中抬頭一看

解曰：文昌帝君聖像不覺觸動心思，遂跪神前訴曰：

王宜壽跪神前把話上表，尊一聲文帝君細聽根苗。想我父與大娘安氏二老家，雖富田地廣無子克紹。纔娶我柳氏，母生下兒曹，誰知道我大娘居心不好。滿週歲請奶母將兒帶倒，要將我生身母拏去嫁了。我的母難捨兒，格外另跳。一心想不離兒，晝夜撫抱，惹着我大娘心頭火。冒將一身好衣服，一概換了。盡換些襤褸衣衿，弔弔捺指他晚推磨，早把水挑打。是打罵是罵，磋磨終朝，不許我爲兒的去把母叫。不許我親生母來把兒抱，母子們三五

月難以會倒。那一日會着，傷心不了。娘抱兒心也疼，哭聲號咷。我大娘一見，氣沖霄。上前來搶兒去，手中抱倒手執棍，將我母痛打不饒。黑夜裡將我親逐出荒郊。四鄰家親族門不敢躲避，出外去二十年還不止了。小宜壽在家中日夜心焦，自去歲纔出門，四路尋找訪一年並不見我母下梢。帝君爺在虛空靈應昭昭，今夜裡跪神前祈神開導。在那州在那縣，明以相告。或在東或在西，指路一條。憐憫我小宜壽，未曾盡孝。憐憫我生身母，未報劬勞。宜壽哭訴已畢，伏龕而臥。正是舉念神知，一誠有感。睡至半

夜恍惚之間，忽聽有人大聲言曰：宜壽記心間，巴渠二江邊，要會你母面。急到鳳凰山，宜壽醒來，知是神聖指示，滿心歡喜。至天明，急向神前拜謝神恩，出路問得此處隔鳳凰山，尚有二百餘里。宜壽恨不得一刻就到，行了一日，日將西沉，途人盡皆歇店。宜壽只顧趕路，行至中途，月色無光，又無招商歇店，寸步難行，只得向有燈光之處，匍匐而走。走至近前，乃是鄉村人家，遂向其家借宿。主人迎接到家，只見得堂中有三五人坐定。宜壽拏禮相見，其中一人問道：先生何方人氏？姓甚名誰？作何生理？往何方而去？王宜壽將姓氏里居尋母

情由說了一遍。眾人齊說道：先生不憚跋涉千里尋母，真是孝子。宜壽也問那人姓氏。那人答道：我乃姓伍，名朝佐，兄名伍朝輔，弟兄分家多年，各居一院。不料家兄去歲棄世，留得孀嫂楊氏，姪兒名伍廷選，年已長成，只望他謹遵父命，頂家担業。誰知屢屢不孝，母親在外結交匪類，日嫖夜賭，無所不爲。伊母好言教他，他反辱罵其母。伊母萬般無奈，只得向投我等族親勸戒於他。我等勸戒一日，終不同心。王先生乃是行孝之人，來得正好，何不說些比喻勸他？他必信從。我等感戴不少。少刻楊氏設酒款待，廷選也在席上飲酒。親族再三

勸戒王宜壽也向廷選說伍先生你是箇聰明人人生在世第一要孝順父母又道是人不勸不善你駕可曾看過勸孝格言未曾我有一段格言唸來你聽

歌

眾人靜坐仔細聽說段歌文勸世人雙親原是生身本
人子急當早報恩。世人不把雙親敬。皆因不知親恩情。父
精母血養兒身。兒與雙親是一人。十月懷胎苦受盡。父在
一旁也虛驚。及至臨盆更難論。兒誕生時母心疼。朝日撫
養恐兒病。痘麻關煞又耽心。移乾就濕常耐忍。不嫌屎尿
哭穢薰。夜來抱兒床上困。爹娘不敢把脚伸。倘若兒身稍

有病求神請醫。不在停稍長望兒。知禮信延師教子讀書。
文。年長又將婚姻定。費心費錢接過門。爲兒使得精神盡。
纔能了得這子平。世人不把親孝順。甘爲名教大罪人。爹
娘養他骨頭硬。反眼無情亂糊行。出外好勇去鬪很。撞禍
生事累雙親。或嫖或賭不爲正。浪蕩銀錢把家傾。因把爹
娘惹成病。歸家不去問一聲。世間不孝又有等。聽信妻言
把家分。弟兄分家講筋犇。爭多論寡鬧沉沉。各顧各的妻
兒等。爹娘凍餓不關心。不孝之弊難數盡。奉勸世人快回
心。早把父母來孝順。父母恩情海樣深。第一好勇去鬪很。

恐傷人命惹禍根。第二嫖賭要戒盡。恐辱門戶惱親心。三是弟兄要寬忍。手足和睦親安甯。若遇有時天寒冷。急勸父母加衣襟。早晚陪伴把安問。逢生須當慶生辰。若有美味急奉敬。菽水也可娛親心。孝親莫將貧富論。儘你力量去奉承。倘若不幸爹娘病。請醫調治要真誠。熬藥煎湯嘗過性。或甜或苦審病情。萬一爹娘天年盡。急備棺木與衣衾。哀痛盡禮遵古訓。誠心祭奠親靈魂。莫惑風水吉凶論。淹留不葬有罪名。陰地還須心地正。祇要堅固是佳城。能遵此篇行孝順。兒孫代代爲公卿。

眾人聽了。齊齊稱善。伍廷選也說好好。酒畢。遂去睡了。只說他有回心之意。眾人各自安睡。睡了一覺。王宜壽尋母心切。遂扒起來。坐以待旦。只聽得開門有人出去走了。宜壽向窗外一看。天還未明。只得坐等天明。收拾包袱行李。向主人告辭。楊氏出來相留。眾人知他尋母心切。也不強留。宜壽向楊氏深深作揖告謝。說道：多蒙留宿。你家少先生何在。請來道謝。楊氏說：那個奴才。真是不孝。昨夜多蒙先生相勸。睡至四更時分。開門走了。宜壽聽得此言。辭別出路。只顧趨趨前行。約二十里。往樹林中過。聽得林中。呼聲大振。見一夥人高長。

解目營心 卷四
大漢箇箇塗臉掛鬚手執短刀大叫留下買路錢來饒你性命嚇得宜壽魂不附體跪地求饒那些強人將他包袱行李概行搶去一轟而去却說宜壽包袱內有盤費銀四十餘兩又有尋母招字三張一並失去宜壽過了山林仰天痛哭言

道。
諷
天哪天。王宜壽。命運淺。尋生身。到鳳山。跋涉山川。時時作難。爲尋母親。我不怨。也只望。無娘兒。天照看。會着母親。得團圓。萬不想。過山林。有凶險。遇着強賊。攔路前。將我行李奪去。銀錢失完。無有盤費。難向前。真是無緣。真是無緣。

從今母子難會面。思量起。好悽慘。不由宜壽淚漣漣。口口叫蒼天。

宜壽邊走邊哭。只見紅日炎炎。暑氣逼人。行至一所抬頭一看。江水滔滔。兩河夾流。中有一座高山。宜壽看了一會。想道。前日蒙神指引。說鳳山在巴渠二江邊。果不虛矣。走至河邊。急叫船夫。渡過了河。上了坡。有一座冷廟。只見烏雲四起。將有大雨情狀。宜壽急趨廟中。躲雨。霎時狂風拂拂。電掣雷轟。風雨交作。喝喇一箇霹靂。好不驚人。瞬息之間。雲收霧散。依然紅日當空。宜壽獨座廟中。肚中饑餓。又無盤費。尋母不着。

解曰... 正在憔悴忽聽廟門之外有人呻聲叫苦說道宜壽宜壽吾兒健否為娘困極如此怎得我兒將我望念嘯宜壽急趨出外見一老嫗指柴一捆放地歇憇渾汗不已上前施禮問道這位莫非是我柳氏母親柳氏認是宜壽母子會着相抱大哭
宜壽跪地來稟告尊聲母親把罪饒。母皆因為娘命不好那有我兒犯罪條。兒怨兒尋母來不早二十餘年受煎熬。母被你大娘逐出了流落苦情難敘洵。兒娘無銀錢何處找衣食二字怎開消。母為娘衣食無有靠打柴挑水把

命逃。見夜來何處去睡覺有無帳子與被條。母不宿岩窟宿古廟。穀草就是我被條。見夏天蚊蟲與虱蚤冬天霜雪怎躲避。母呀聞言心內如刀絞不由宜壽淚號咷。母幸得皇天把眼照不然多喪荒郊。見兒今尋母盡個道接回家中樂逍遙。母不料我兒能行孝母子團圓在今朝。母子哭敘已畢宜壽心想無有盤費怎能歸家只見路上多人踉蹌都說時纔雷打死一人在此山坎之下無人認識宜壽也隴去看那死屍手中提着一個包袱宜壽認是自己的如何在他手中仔細一看向眾人問道這人汝等可識否眾

鳳凰仙

人都說不知宜壽說此乃伍楊氏之子伍廷選他手中包袱原是我的。眾人恐他冒認問道包袱內有何物有何記號爲憑。宜壽答曰內有四十餘兩銀子衣物等件。又有王宜壽尋母招字三張爲憑。打開包袱果然不差。眾人就將包袱交與宜壽。宜壽將山林遇賊搶奪情由說了一遍。眾人命人到伍家放信。領屍掩埋。不題。原來王宜壽前日在他家借宿。廷選來接包袱。用手摹着。知有銀兩在內。不便下手。故四更時分開門出外。邀約匪類。攔路搶劫。今日遭此天雷劈喪。以彰忤逆奸惡。害良之報。宜壽有了盤費銀兩。雇轎一乘。將母接回。

家中奉養孝心純篤。後柳氏年八十而卒。宜壽其家愈富。子孫科甲蟬聯。年九十八歲。坐化登仙而去。試思安氏未有子之時。而買妾以續之。珍重之。且禱祀以求之。既得子之後。則妒妾而賤之。役使之。且驅逐以絕之。真是良心死絕。故不免於冤病減壽。被伍廷選不孝其母。已干上天之怒。况又搶奪孝子之財物。天雷豈能容乎。王宜壽不忘生身尋母。心切足感天神指示。中途雖遇劫奪。終始物還舊主。事母孝心不衰。功滿卽證仙果。從此看來。善善惡惡之報。絲毫讓得誰人。

名光前其家平常娶妻馮氏賢淑謹慎頗知三從四德所生一子取名鄒騰芳撫至三歲馮氏一病不起數日而終光前見子年幼家內無人復娶繼室劉氏素性悍惡不年餘生一女名曰鄒英長至八九歲聰明俊秀賢孝無比視前母所生之兄鄒騰芳不啻同胞後兄成立娶同邑荆氏爲妻這荆氏在娘家曾讀過烈女詩章深知婦道自過鄒門於公婆丈夫面前無不曲盡其道與鄒英甚是和好無奈他母劉氏不賢每每憎惡荆氏見了不啻眼中之釘稍有不是非打卽罵欠之飯不與他喫飽如待奴婢一般一天脚不停手不住猶罵

他偷閑躲懶他夫鄒騰芳得知其情恐妻埋怨婆婆每自館中回來俱教妻好生孝順不可記恨母親你看這荆氏不但怨婆婆反勉丈夫發憤攻書不必牽累爲妻他是如何賢孝遂說道夫君哪家庭之事自有爲妻料理公婆甘旨自有爲妻侍奉夫君儘管放心荆氏並不以愁苦之事形於言色且說鄒英見母百般刻苦嫂嫂心中十分不忍遂每日私減已食暗與嫂嫂充饑荆氏見而泣道妹妹呀爲嫂累累叫你不必如此你總不信倘婆婆知道我挨打罵到是小事連累妹妹受屈叫我心中難過爲嫂想將起來這都是我前世少

修今世纔得如此縱然餓死我也不敢怨恨婆婆但受賢妹這番恩德爲嫂今生不能報答來生爲奴爲婢我都要來補報你的鄒英見嫂嫂說出這樣傷心話來心中不覺痛了兩股卽以好言寬慰無如他母親見荆氏餓不死心中暗想這就奇怪未必這個猴瘦命不該絕待老娘再來加上幾分利害愁他不死從此家中難做之事概要荆氏去做如漫便加懲責鄒英見母如此行爲事事都去帮忙又不辭勞苦必待嫂嫂歇憩他纔住手劉氏見女兒樣樣帮母的忙恐怕把女兒累壞了遂不難爲荆氏以後稍有後對鄒英不待母親

發作卽去認了說是他的錯處何以見得一日荆氏在厨下收拾盥盞不料盥盞上有油手端滑了遂落一付在地打成粉碎劉氏聽見打得盥盞响怒氣勃勃找了一根竹棍上前來打荆氏鄒英見事不好卽上前認住道媽呀這是你兒錯了莫要冤枉嫂嫂劉氏怒道明明是那賤人你這狐狸精偏偏要來認倒難道爲娘罷休不成今天這事不管是張是李爲娘總要打他遂去抓住荆氏手執竹棍要打鄒英卽忙抱住棍子跪在母親面前眼含珠淚泣道

謳 鄒英女跪母前珠淚滾滾勸兒母莫使性息下雷霆媽呀

兒有句不盡言。望母親聽。磕個頭。告了罪。兒要言明。荆氏
嫂到我家。甚是謹慎。並未會越禮法。糊為亂行。但不知與
母親有何仇恨。把嫂嫂就恨得這樣傷心。劉氏怒道。你這
你嫂嫂快跟我數出來。虧了媽。反來把女兒倒問。難道說為兒的誣
娘不成。那一天媽不把嫂罵一頓。那一天媽又不怨嫂。幾
聲。那一天媽又不餓嫂一頓。那一天媽又不把嫂辱凌人。
都說褚曹氏嫌媳心很依兒。看娘比他更加幾分。
劉氏聽得大怒。冒火連天。把你這個短命小了頭。那褚曹氏
是個甚麼人。你都拏來比娘。你不揆我講清白。娘是不依你。

的。鄒英說道。母親要兒講明。兒焉敢不說。昔年有一人死去。
還陽說陰司的報應。見閻君審十牌惡犯。第六牌就是褚曹
氏。在生嫁與長沙府褚姓為妻。其夫早死。曹氏將前妻兒子
媳婦百般磋磨。致媳婦勞苦成疾而死。子亦隨亡。閻君問他
前妻兒媳待你如親母一般。你待前妻兒媳。如此刻薄。真乃
禽獸之心。發變為畜。兩旁判官稟道。此婦過惡。雖大老來曾
唸經拜佛。且持齋三年。自知改悔。祈閻君原情。閻君聽說。既
然如此。準免畜道。發放為奴。小心服事。前妻兒媳。以償前生
磋磨之罪。母親哪。這褚曹氏之罪。就是這樣。母親何不赦却。

解曰：心。卷四。四。
嫂嫂劉氏聽畢，氣得雙足亂蹬，大罵道：「你這短命鬼，崽崽你
把這樣人來比娘，實在可惱。若不打死你，怎消我這口惡氣。」
遂執棍子欲打。鄒英哭泣說道：「母親縱要將兒打死，也須等
兒把話說完，那時再打不遲。」

詎詎並非是不肖女，比得太狠。又怎奈兒的母，自不思存天
地間養兒女，有出有進，難道說你的女就不嫁人，別人家
也像你將兒嫌恨，未必然你心中就不痛疼。人之兒已之
女，皆是一等。為甚母全然不將心比心。今日裡莫怪兒說
話愚蠢，實只望兒的母早改性情，倘若娘回心轉，免人談

論縱將兒來打死，我也甘心。

鄒英將母勸畢，說道：「媽呀，女兒話說完了，任憑母親施為，但
嫂嫂實無過犯，總祈母親寬待。你兒死在九泉，也是瞑目的。」
劉氏此時欲打又捨不得，不打嘞，又氣急不過，只得亂罵一
陣。算了，到次日就是五月初一日，心想在家息氣，不如去廟
上拜佛，會道友唸佛散心。於是收拾香籃，吃了早飯，就去家
龕堂前焚香敲磬，還唱一個佛偈，纔走。你聽他怎樣的唱法：
家龕面前一柱香，辭別菩薩進佛堂。今日到廟誠心拜，翻身
直上白雲鄉。誰知被他請那放牛娃兒，王二聽見便說鄒

淒淒那天撿倒個佛偈子，我唱梗你聽咧。劉氏說：雜種兒子，你好生唱梗，老娘聽看。王二娃子遂唱道：拜佛之人命運醜，不吃五葷不吃酒，成仙成佛不能夠，變牛變馬撞彩頭。劉氏聽得就要去打王二娃子。王你老人家，還講去拜佛，在屋頭就要打人，你當真是糍粑心了。劉氏將他辱罵一陣，纔去拜佛。於是來至廟堂，他又唸個佛偈道：手提香藍進廟來，一見道友笑顏開。忙進佛堂拜幾拜，就叫會首快擺齋。劉氏唸畢，那又有個拜假佛的老婆，也接口唸道：拜佛拜到午時前，眼見會首擺齋筵。上前端個大斗碗，回去管

得十幾天。一這劉氏拜佛就是這樣擺了半天龍門陣。總說媳婦長短，時哭時笑，全無禮法。是日雖然拜佛回家，而恨荆氏之心，終不能釋。這荆氏雖受磨難，幸有鄒英從中保護，所以不致十分吃虧。惜乎男大當婚，女大必嫁。及次年鄒英婆家看了吉期，值出閣之日，是夜諸客睡盡，獨荆氏守着妹子，痛哭難堪，不覺淚盡血流，滿身衣襟皆紅。鄒英一見大驚，哭泣問道：嫂嫂，你爲何這樣傷心？荆氏道：賢妹呀，你難道不知爲嫂的苦楚嗎？若妹在家，淒淒罵我，有你談散；淒淒打我，有你勸解；淒淒餓我，有你私進飲食；淒淒以勞苦之事磨我。

又有你來帮做爲嫂故得苟延性命妹今一旦出嫁爲嫂還想活人不成嗎只怕日後歸來欲見你苦命的嫂子必不能够了爲嫂欲再見賢妹也是萬萬不能了想到此處是以悲耳鄒英聽嫂這般悽慘之言心中亦痛泣道嫂嫂既爲妹有幾句言語你要牢牢謹記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勸斷腸人

誣尊賢嫂你不必將話亂論爲甚麼一開腔不願活人我的母他雖然心腸太狠焉能够管得你一世不成妹去後凡百事耐煩安忍切不可想糊塗自把命輕若徒想一身

死得個靜殊不知害嫂嫂落了罵名

呀嫂嫂

你本是賢孝女

能把孝盡看小妹說的話通不通情只要兄他與你夫妻和順到後來你自然要爲好人這是妹真情話切記要緊妹還有不盡言要對你明未開言不由我珠淚難忍爲的是娘暴虐實不放心平日間刻苦你切莫怨恨念在是小妹子生身母親早晚問還望你耐煩孝順老天爺決不負行孝之人又望欠妹去後母有疾病千萬要着人來放個音信好合歹看一眼妹纔安穩如不然使爲妹抱恨終身他姑嫂二人哭至半夜過深劉氏聽得雞鳴卽吩咐鄒英收

拾不一時天明花轎登堂母女姑嫂痛哭而別自鄒英到栢家他丈夫栢天才夫妻甚是和睦誰不誇獎况他又是賢淑之女孝親敬夫無不克全姑未冷問加衣姑未飢問進食有怒則寬之有憂則解之一日他夫在公婆前違拗公婆不悅卽去代夫謝罪便說公婆嗔此皆媳婦之不賢致夫忤逆翁姑非獨丈夫之過也請公婆息怒以后勸夫改過下次不敢如此公婆稍爲寬心是夕將夫勸道夫君哪爲妻是外姓別子自己父母來服事你的父母尙不敢違背况夫是公婆親生之子如何反去抵觸不孝之罪實莫大焉這鄒英是如何

曲勸其夫較世之唆夫不孝者不啻天淵之隔矣從此公婆丈夫更加愛重不兩年餘生一子撫養數月鄒英待回娘家他母劉氏是日未在家中荆氏一見喜從天降此時正是寒冷天氣荆氏卽發炭火一盆將外男烘煖放睡床上並將火盆移近床前免他寒冷啼哭好嫂妹妹嘆敘苦情二人正在言談之際忽聞孩子啼哭也不介意姑嫂話猶未畢見哭得很荆氏去看那曉得外男已滾下床來在火盆內亂抓頭面手足俱已燒濫卽忙抱起已無救了荆氏此時嚇得魂不附體不禁雙眼弔淚放聲大哭起來

謳 哭一聲我外男心中難忍可憐你死得來好不傷情只說是走外家出行喜慶萬不想一到屋就喪幽冥。外男頭燒糊脚燒爛橫身傷損真令人不忍見實在心疼不獨悲我外男如此喪命又愁你苦命娘怎回家庭。外男哪這是我害了你休得含恨在陰司等着我一路同行。

荆氏哭畢勢欲一死以徇外男。鄒英見嫂如此卽以誑言慰之。賢嫂不必悲啼爲妹昨夜得一凶夢。故此子今日該死不然何得凶死。這是我兒大數已定。嫂嫂還須免憂。纔是荆氏見妹這般仁厚遂哭泣言道賢妹呼我不死無以塞妹之責。

何也。一則你公馮年近半百始得此孫。二則妹丈夫纔一子兼之年輕性暴。今知其子死於非命。焉能容得你嗎。不如我拚一死。你將此事推脫於我。或可免賢妹之禍。如其不然。難免打罵鄒英道爲妹之事。不煩嫂過慮。倘嫂嫂啼泣不止。母親回來知道。怕你眼前就難開交。姑嫂正在商議。適母親劉氏歸家。一見外孫燒死。不問青紅皂帛。卽指住荆氏罵道。你這賤人。看你這吓該不該死。鄒英見母責嫂。卽向前認住道。母親不必冤屈嫂。只因孩子睡迷。女兒將他放在床上。畧睡一時。是兒自不小心。孩子候墜火中。嫂還不知。咧劉氏見

解目驚心 卷四
女自認遂長嘆一聲說道兒哪此事怎樣下場爲娘把你空
養了鄒英泣道媽呀事已至此還是要打個主意纔好劉氏
思想一會卽着人去馮家報信說孩子急病身死屍首攪不
攪回母女在家將屍收拾停當不一時報信人回說道他馮
婆說小孩子不須攪回埋了是一樣的但叫小姑娘卽速
同去劉氏聽得一面命人安埋心中又替鄒英着急今日回
家怎樣了結比時無奈只得雇乘小轎將鄒英送回及入門
一見公婆丈夫便雙膝跪地稟道媳婦不肖將兒悞死媳之
性命任公婆丈夫施行說畢俟如雨下他公婆初時恨不得

將鄒英制死今見他那般戰慄之情又想他平日孝順之意
反憐恤痛愛起來隨扶起寬慰道孫兒旣死不能復生爲公
婆的也不怪你你不必驚駭又轉向兒子說道你也不必記
恨你的妻子古云留得青山在何愁無柴燒日後自有長命
的來遂命鄒英去辦酒飯與轎夫吃了好回去鄒英拜謝公
婆丈夫恕饒之恩自去厨下不題再說劉氏將女送回心中
就憂不已行坐不安午飯後倚門而望一見轎夫歸來急忙
問道女兒今朝回去打得如何轎夫道劉婆婆莫講挨打連
罵都未罵一句反轉將姑孀勸恤了一番看來他那公婆丈

夫實在賢惠。勸劉氏聽了轎夫之言。一人獨坐思想這件事。若落在我手。他縱不死。也要脫層皮的。他今還勸我的女兒。想他也是變變。我也是變變。他待媳婦這樣的慈愛。我待媳婦就這樣的殘刻。要講他的媳婦孝順。我的媳婦更孝順。他就曉得愛孝順的媳婦。我偏不曉得愛孝順的媳婦。他愛媳婦。竟成賢名。我刻媳婦。竟落罵名。仔細想來。我實不叫人了。無怪女兒勸我以褚曹氏爲比。以心問心。不覺天良發現。遂放聲大哭。荆氏聽得悲泣之聲。忙出堂前問道。婆婆悲啼。莫非妹妹有味凶信嗎。劉氏見問。一手扯着荆氏。泣道。媳婦兒

哪要知爲。凄哭泣情由待我說與你聽。正是自思當年事。而今悔後遲。

謳叫一聲媳婦兒。你把娘問我哭的。並不是別件事情。爲的是娘從前嫌你過分。到而今細思想。天理何存。我今朝見你妹回家有信。因此上纔曉得枉自爲人。那知道他公婆念妹孝敬。他不惟不打罵。反轉心疼。爲你妹想到此。愧海已甚。悔當初磋磨你。良心喪盡。只知道愛女兒。媳不要緊。以爲女是親生。媳是外人。全未想自己的。雖然孝願到手。歸反去。把別人奉承。是媳婦莫說好。就是愚蠢。一定要

解目驚心 卷四
侍奉我到老終身。娘今日好一似做夢纔醒。娘有錯你切莫懷恨在心。從今後爲婆的心腸改更。從今後濃待你如同親生。倘若還再似前那樣殘忍。老天爺鑒察我死無葬身。

劉氏哭畢從此果然改悔。婆媳互相愛敬。宛如母女一般。所以古人云。千兩黃金未爲貴。一生安樂值錢多。此言真不誣也。一日女家有人來報說。鄒英臥床不起。命在旦夕。婆媳驚訝無措。速命人去書館喚回鄒騰芳。同母親前去看望。是夜荆氏在家想起妹妹恩情。不忍坐視其死。遂焚香對天祝告。

一番

謳 荆氏跪地把香進。哀告虛空過往神。忽聞妹妹染病症。服藥不效。神不靈。難捨我妹賢德性。視嫂猶如共娘生。從前婆婆把嫂恨。多虧賢妹暗調停。我若有錯。妹承認。私減飲食。拏嫂吞活路。替嫂做一分。不論急緩與重輕。妹妹出閣勸嫂忍。切忌不可暗生嗔。出嫁謹凜公婆訓。感動丈夫把孝行。妹過栢門真好命。剛纔一載添外甥。去年回家把兒引。是我不該移火盆。外姪墜火把命殞。賢妹替嫂反原情。爲嫂免禍到僥倖。只怕妹回有凶驚。你家公婆半百近。

膠下纔得一個孫。祖宗香烟靠得穩。如今子死斷了根。婆媳替你暗思忖。回家有死定無生。誰知公婆概不問。見你戰慄反心疼。不是平日多孝敬。焉能逢凶化吉星。轎夫歸家對娘論。纔感凄凄慈悲心。從此婆媳多和順。皆由賢妹孝心純。不幸今朝病得很。爲嫂得信難爲情。從前待嫂恩義盡。我今不報枉爲人。左思右想無計定。只得焚香禱告神。縱然是妹大數盡。願減己壽益妹身。神聖若肯把情準。持齋三年不茹暈。

荆氏祝告已畢。自歸寢所不題。却說鄒英是夕睡在床上。忽

夢太白金星從空而下。告曰。栢鄒英。汝前世不孝公婆。不敬兄嫂。丈夫今該短壽。上天念汝今生賢孝。又念你嫂替你禱告心切。已加壽四紀矣。再賜汝兩家貴子。臨門卽取紅丸一粒。命鄒英吞之而去。鄒英醒而異之。其病果不數日而愈。后荆氏生三子。一文魁。一武魁。三子食餼。夫婦同享榮華。鄒英生五子。俱聰明俊秀。四子登進士。一子獲鄉薦。夫婦享受誥封。活九十六歲。含笑而逝。死時異香滿室。聞空中有音樂之聲。人皆以爲仙去矣。從此案看來世之當小姑媳婦者。以荆氏鄒英之賢孝爲法。當晚母者。以鄒劉氏之起初爲戒焉。可

也

解自

凡

三

